



苗防備覽

卷十七要畧  
卷十八傳畧

ル 5  
842  
7



門名5  
號842  
卷7

苗防備覽要畧

哨探畧畧俱行軍時所用有可仿行者

故文學士川正信君紀念

南北地方不同戰陣行兵亦異苗地山險萬疊或懸崖絕澗一

線之路灣曲寫長或兩傍深箐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或茂

草叢蔽或深溝陷泥無地不可伏兵無路不可邀截若哨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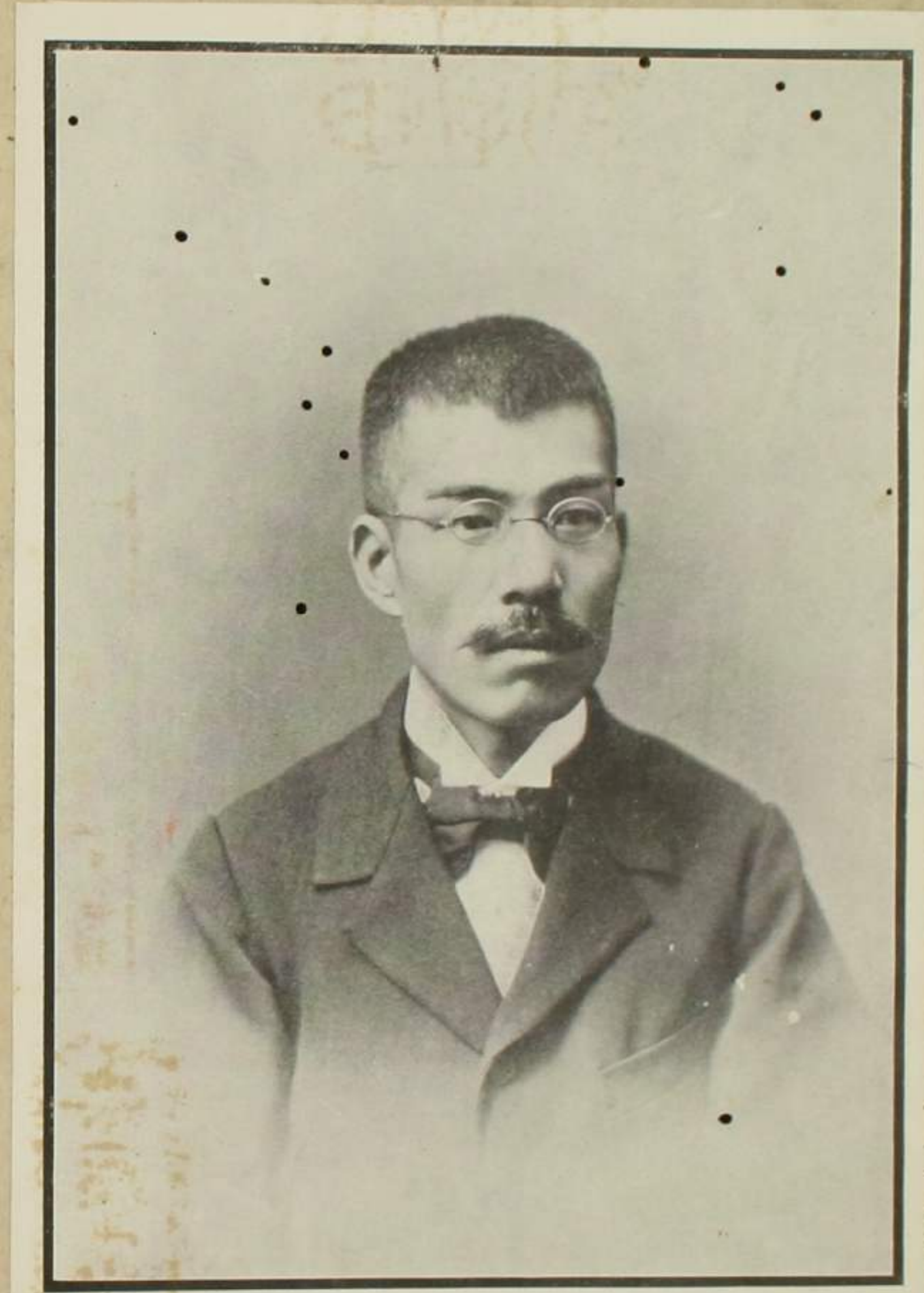
明誤入其中既不能用衆又不能施巧雖有好漢前後難援古

去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我之將士未必人人皆勇難以決

其必勝萬一前途稍狹則道路窄狹人馬堆積以致自相蹂躪

墜崖墮壑舉不可知此孟浪無籌之失也今有良法你們熟記

我兵與賊廝殺不在能殺賊先在我不輸今用兵的事必要自



故文學士川中正信君

苗防備覽要畧

卷十七

已萬全先立於不敗之地總爲神妙今且以營兵一千說每百爲一哨撥善步胆大步兵一名配馬兵一名作十塘令其前行以二三里四五里几路傍有山馬兵不能上去步人執小號旗一面上山周圍探望若無埋伏及賊兵在前卽執旗立於山上馬兵馳回卽報一塘無驚一哨立營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探望的確來報如前以次至八九十塘皆如此立營若十塘已盡又自一塘捲起上前若一邊是山一人可以瞭望二面若兩面是山未免見一面不見一面致有差錯亦未可定應二撥上一面山共先撥步人分左右登望左右皆無警不必舉號旗或左邊有警左邊山上之人舉旗右邊有警右邊山上

上之人舉旗馬兵馳回報知以便應敵廝殺如此行兵凡賊之情形我得預知彼雖邀截佯誘我已先有不敗勢矣倘探兵不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卽相山形布陣準備迎敵其步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崖石或草木深茂之地暫爲隱避一人之身敵倉卒不暇尋覓自可免難如果塘報得實免被邀截我兵殺賊有功卽將此塘報之人准預功賞叙庶我兵無倉皇卒急之虞關係重大故賞獨加於衆也深入苗穴照此探行萬無一失

申明山谷行營畧

山深道險探兵恐一時搜索不到誤入伏中或避我前或衝我

中或斷我後彼以有謀待我無備山隘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莫救若不預先申明必致倉皇無措凡爾將士今當進勦苗地山險路生先將所部兵丁預定兩哨官兵若逢要險卽令於兩山劄營若前部一遇有警卽將本哨退入兩傍立營之中正當路口包山連原立住營脚安掛斫殺賊退則躡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相連立營更番迭戰此反客為主我逸賊勞之法也倘賊自中間突出我兵卽兩頭劄住山險踞住高陽以待敵人相機應變士氣百倍彼雖有謀難施其巧益我兵先立有營壘以待其來警之到處有家自然軍心齊一不致奔潰以此爲援人膽自壯矣如賊斷我後當以退爲進將後哨作前哨

量留敵兵倒捲而回彼自難邀如遇江河山溪險隘必先留兵把守然後再進歸路要緊切記切記山谷行營無踰此法此捲簾陣步步爲營之勢也緣兵非久練有制之比倏忽臨敵恐易奔潰收拾自己人心不得不然凡行軍者寧慎毋忽寧詳毋畧爾將吏或別有妙用本軍門更當虛心受教其杼獻無隱

申嚴夜劫三則

一、下營遇夜凡有隘路可通行走扒越俱要放卡其防卡兵丁謹藏火繩加謹窺探如有賊警放銃爲號在營官兵不許脫衣睡覺甲包打開兵器在傍每帳房一人輪遞支更一有警息切勿聲張卽時推醒同伴披甲執械靜坐待敵賊至近處卽放銃

發矢切不可走動如有動者卽是賊軍卽行射殺總之遇有夜  
驚你衆人若安然不動咳嗽無聲任他是如何強兵只好在遠  
處空喊萬不敢近我營牆切記切記

一黑夜賊來劫營或東或南或西或北侵犯營壘所當之營與  
未當之別營俱當安靜成嚴不可妄動各守營壘至死不移方  
爲萬全若東營不支欲奔西營不特西營不納反遭銃箭射死  
豈不是自送性命所以各營有事遇黑夜惟有死守不可妄行  
至囑至囑

一我們劫賊營盤去悄悄密密唧梭潛行臨伊營盤一半里地  
卽便放銃齊聲吶喊站住不可行動看他營盤中或亂吵叫或  
亂奔走卽使用力前進可以全獲若伊安然不動久無聲聞萬  
萬不可前進卽便結陣速退不可忽畧至要至要

申明立表畧

一營盤既定卽於東西南北相地形勢各立旗表每表安設撥  
未多則二十名少則十數名務要弓箭刀銃齊備其採樵汲牧  
之兵丁俱不得擅越旗撥之外犯者貫耳示衆仍曉諭哨兵  
丁嚴加守望如有過表之人卽行查拏倘徇情疎縱軍法重處  
不貸

申明謹防畧

一苗地大箐深溝冬氣凜冽每有霜雪冰凇白晝如晦苗人每

每乘此攻擊稍有疎懈爲害不小我兵入內遇有此等天氣營盤內須要嚴切防範比黑夜更爲喫緊其登高放撥兵丁寸步不可擅離汎地誠恐一時審視不詳誤爲所乘切切

申明卡瞭三則

一坐卡兵丁每日清晨登瞭必候坐夜卡兵丁至彼方許歸營夜卡兵丁至曉必候清晨登瞭兵丁至彼方許歸營敢有遲違不俟彼此兵丁交替卽行離卡歸營者查出罪在營將昨夜雨雪將弁安眠帳房竟不念坐夜卡兵之苦及至天明又不早發登瞭兵丁去換此輩全無人心嗣後再如此怠慢定以軍法重處

一登高瞭遠兵丁遇有苗子二三人或執器械前來响銃爲號執雙旗向那方指以接應

一兵丁雇至擅出卡外者將坐卡擅放兵丁及出卡之人一體治罪

申明樵牧三則

一每日巳時吹海螺三聲撥領旗一名帶領五營兵丁二十五名架梁瞭望各營餘丁雇工齊出採樵務足一日之用午時再吹海螺三聲各各歸營違者查拏重究

一每日牧馬採樵汲水兵丁雇工人等若聽營內銃砲响及掌號聲不論遠近卽速回營盤違者買耳

一馬匹走出卡外者執一皂旗招三下上流下接向那方指卽  
往那方速速去尋

傳令整暇畧

凡遇對敵之際必先留有餘地兵有餘備方免臨事倉忙兩軍  
既舉固應大勢齊上然前面之隊務要疎勻後面留五七隊整  
齊者以待一則可助前隊之威一則可以更番迭戰一則我有  
餘備可以接應出奇矣倘若一概向前未免挨擠反多碍手且  
無表裏相依出奇之勢此臨機決勝之秘法也爾將士各宜牢  
記

軍機戒飭畧

爲萬分切要軍務事照得我兵營盤聯絡數十里聲勢不爲不  
壯其中寫遠難顧空隙儘多苗路甚熟我路甚生今近營苗子  
寂然遠遁顯然不測陰謀况我等下營之處兵數之多寡強弱  
不是近營苗子透信卽是假來投誠假做買賣以及奸頑苗子  
竊來窺探萬一乘懈竊發夜間偷出深爲可虞合亟飛飭爲此  
牌仰該協將備照牌事理務於我兵立營處所俱要日間瞭哨  
夜夜於要口遠遠埋伏日夜交代俱要先出後歸替換明白勿  
遺毫髮空隙一有警息卽便放銃爲號苗子若走黑夜不必追  
趕若來攻營必要奮勇廝殺如怠玩無備廝殺不力致苗得計  
者定按軍法此番申令勿比尋常慎之凜之

埋伏畧

行兵之道貴知地利地利不明萬難出奇設伏所到之處守土者先將彼處山川險易形勢繪成圖本繪圖之法必如天上之看地下極其明白山山水水不可混淆更不可巧飾點綴以圖壯觀必將我兵應由某處而進某處可守某處可伏有無分途暗度之處某處可以令師歸一某處可以決戰賊兵必由某處而來某處可以埋伏及有無旁徑抄出我後之處若在某處對敵我兵宜否某處可得地利某處山險谷深有無林木其中寬狹若何可以伏兵若干名一一註明獻之大將大將參以已見詳加斟酌如伏處在我去路之中者設伏以爲佯輸夾攻之用

伏處在敵路之中者設伏以爲旁出邀截之用隨機應變密書錦囊心腹能將密密埋伏多帶金鼓旌旗銃砲爲亂敵心眼之具而起伏之法亦必預爲約定只看某山之上放某樣砲幾聲畫揮白色旗幾次夜懸紅燈幾盞一時並舉方可起伏恐敵兵多詐或見地勢疑無故放砲或着人執旗登山瞭探一有暗合我兵遠起必失事機矣至若狡苗或聚或散據極險之處吶喊放鎗誘我去攻彼則速退俟我方回彼又假追追必吶喊張勢退必沿途暗插毒簽伏草隘口以待我兵入險則爲得計如我勢大攻急彼則騎草馬滾岩而遁總之苗賊不可追卽欲追必須分兵三路一路從中追苗兩路於左右兩傍山上架梁而行



則苗雖狡而不能爲也大凡我兵進退非架梁不可爾各將領  
遵行

### 遊兵畧

大軍未進威武先張其在遊兵之法歟必左右各立頭隊二隊  
各統以驍將爲之張兩翼而前驅之一可哨探敵兵之至止一  
可搜羅敵兵之有無埋伏一可猝然遇敵挾我大軍而飛擊也  
如頭隊前去遊巡則二隊翼我左右而行頭隊至若干里立營  
及至其營二隊又前去遊巡頭隊又可翼我左右而行二隊遊  
至若干里立營頭隊又如前法行之往回環護絡繹不絕則左  
右遊兵雖各止二隊而師行千里皆有翼焉且一往一遊更番  
迭進尤無疲乏之虞各營須知

### 分敵畧

臨陣分敵之法有二一爲兩軍過於平原之野賊分幾股而來  
我兵亦分幾股以應之只須一登高阜賊之來勢概可見矣平  
地分兵亦易爲力卽或前後有賊我兵亦可從中而分前軍敵  
前後軍敵後惟指麾舒徐不可倉忙失措轉前以敵後也一爲  
兩軍過於山險之中我兵一股而進賊若按彼山頭分股而來  
我則急切難見山頭之上有賊而下我方見之一時分兵不惟  
不易抑且四環皆山急難展轉分敵賊已據高趣下易至轉面  
不無措手不及之虞也嗣若會戰於山險之中除迎敵大軍仍

照大勢前迎之外先看我兵至下四傍有山可以撲賊來路者  
按山派定股數分頭而進倘賊亦派定股數而來自可頭頭相  
對倘賊未派股數而來則承難分敵措手不及之虞皆賊之所  
短我之所長矣又除派股之外大將必登最高之山將白衛之  
兵分爲幾隊每隊統以能將嚴整森立遙觀我兵某股與賊相  
遇之情形如隊伍舒展意氣踴躍則知此股必勝或見某股步  
趨踉蹌行伍失列則知此股必怯急命環侍之能將率隊兵以  
助之或見賊之某股倍於我股之兵亦命環侍能將率隊兵以  
助之可也然分股迎敵之時亦有可講之道我兵方至山頭賊  
已至我山下我則拒山不下待賊上至半山我兵卽發山上木  
石以擊之不惟居上省力且木石滾搗傷之者衆再命銃手每  
人多備小草束以塞堂口便放滴水鎗不致吐子也如賊尙在  
山頭我兵至賊山下則故爲怯回之狀引賊半山我兵平鋪急  
上以攻之蓋我怯回者一則離其山溝免受木石之擊一則引  
賊失險且無木石可擊倘鎗手未備草束更不能放滴水鎗也  
各協留心

### 餘兵擄獲畧

當兩軍交戰之際而我前軍得勝止許追奔逐北隨賊掩殺其  
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財貨子女之類一  
概不許瞻顧一恐縱敵遠颺收拾散卒仍成勁敵一恐彼此爭

取錯亂隊伍賊或反戈相向中其餌敵之計矣各當嚴戒前軍  
只管追殺責令餘兵沿途擄獲俟營立定盡獻大帥之前分上  
中下等次上者賞得勝之前軍中者賞擄獲之多者下者分賞  
在事之全軍或留後充賞敢有隱匿訪查得實其物雖微法必  
處死其隊目及同窩鋪之人一體連坐如有一人出首者賞此  
十人餘免坐

### 安置傷兵畧

大凡臨敵帶傷者皆係好漢子肯向前廝殺之人如前隊打仗  
有人帶傷者急令卧倒不可亂動待戰後令人扶掖送至老營  
或送至舟次留一親厚之人調理撥醫救治其金槍等藥必須  
預備一營之中尤宜備委老成仁厚者一人以司其事尤宜卽  
照所定頭二等傷之賞格現發以資日用時賜恩問免人輕忽  
痊日重賞重用以勵士氣倘成癘疾不能用武永當留營食糧  
以資暮年之養以固後人用命之心可耳

### 騰營伏路畧

兩軍相遇而陣或我軍遠來初至之夜或對敵勝負未分之夜  
或我分兵別往之夜或風雨陰晦之夜或我軍偶憂戚之夜或  
軍中有賽神晏樂之夜敵人有偷營劫寨之謀乘我疲懈無備  
務必觸景警心晝示極疲極得意極淒涼之狀至晚則必騰營  
設伏虛立旗幟營中燈火明滅相間不廢更鼓以待之四路密

布聽靜銃手或三名五名俟敵入套約以三銃五銃按數齊放  
伏兵聽其銃數相符然後四圍齊起若不約定銃聲响數恐敵  
向未入套自鳴數銃以爲驚探我兵之意伏起殊無益也若伏  
起邀截大營之兵後掩之但恐黑夜莫辨令我兵各含一蘆筒  
吹之庶不爲所悞惟是我兵進止一日行程幾何苗能預計之  
我兵下營之處苗亦預知之其下營之山險可伏處樵汲必至  
處苗皆得而料之也益我兵必須循路繞山順箐而行苗則無  
路之山皆可抄徑越險而行也每於我兵下營之後或於樵汲  
之處或於左右前後山險之處三三五五晝伏夜起放銃响喊  
誘兵出營搜捕伏草竊掣人畜以爲驚擾之計使我疑畏不能  
久留我若未曾移師卽先詢鄉導計其下營之地而後移一至  
其地相其險易樵汲之處可設伏者卽先據地設伏以待苗之  
來則先手在我矣其騰營伏路之法頻頻而行不可厭煩憚疲  
也

再我兵力單弱或我大軍不繼前軍勢孤敵倚大勢來壓則有  
衆寡懸殊退之不可拒之難敵亦可以用騰營伏路之法必先  
探聽確實計其遠近敵若日暮可至則我謹閉寨柵虛設旗鼓  
以張死守猝然難犯之勢以疑之我却騰兵伏於四險俟敵主  
持不定自然安營於將安營未定之際我四險銃炮齊鳴以驚  
之敵若錯亂則乘勢起伏以擊之我逸彼勞可收以寡破衆之

功敵若敗退尤先於林木叢密高山深澗處皆宜多張旗幟燈  
火亂鳴金鼓銃砲不惟可助我勢可亂彼心抑且使敵不知我  
兵多少不敢再來矣若計道里敵可辰午而至則我連夜移營  
於三二十里有險可伏之地照前騰營設伏之法使敵見我空  
營爲怯必來追我及至我營亦日暮矣一如前法行之可也益  
寡勝衆非日暮不可如遇草木叢密之處因風縱火更易爲力  
得勝戒嚴畧

我兵既獲全勝追敵不過餘威耳倘緊追之際賊忽立住不動  
非有接應兵至卽係前有險阻不能急遁故也我兵緊追乘其  
偶任而擊之賊有接應則我從新又決勝負我以疲困之兵賊  
以生力之卒我以既勝而驕之心賊以救死洩忿之志我再勝  
不過追奔逐北耳敗則前功盡棄矣賊遇險阻既不能前又難  
旁遁勢窮死戰人人一心以我成功之卒對賊拚命之兵先已  
自不檢點自失便宜矣况犯窮寇毋追先死後生之忌乎惟可  
隨後尾追令其自相踐蹋收其輜重降卒如賊立住不動我卽  
收兵如賊所住之處卽下營盤晝則多整旌旗夜則多張火鼓  
洗放銃砲號令嚴明人馬喧闐金鼓應節兩傍密佈伏兵四圍  
暗設聽靜銃手而戒嚴之令較未曾勝敵之時尤加嚴緊一則  
以防偷劫一則以勵驕玩也再書招撫檄文射入賊營或遣能  
辨之士曉以利害示以誠信賊以垂頭喪氣之餘生見此堂堂

正正之威勢驚心眩目盛衰相形一夜思量已無堅志及聞招撫不散卽降獲萬全而收必成之功者此之謂也而緝賊下營之法初立營盤不妨數層於其中倘賊一日不見動靜至晚抽出一層於肘腋之外又下一營二日不見動靜又抽一層於外又下一營賊必謂我兵力日添其心愈散其功愈速是虛虛實實之變法也

### 受降備兵畧

古云受降嚴於受敵蓋謂受敵已嚴矣而受降當更嚴也受敵彼此皆有殺心也皆戒嚴也若受降不嚴彼有疑畏而我多驕玩設有不虞變起倉卒莫之能禦矣務必先察勢之強弱情之

真偽確有可信然後准其投誠定以限期如期嚴整營伍令有氣象奪人之勢後設重兵壁外張兩大隊翼於大營左右之前以待之更宜侍衛森立使不能見幕後之有無司執事者各司其職如不見不聞者不許交語聚觀致欠位失俟至兩翼處掌號發金鼓三次陞砲大坐威儀整肅方傳號令降兵立住止傳渠目解去什物先行入見撫慰事畢呈上所降官兵馬匹器械糧草數目冊籍給以免死文牌令渠目持去宣諭各降兵盡去什物交我執事人員收管方令率至轅門外匍匐聽撫訖渠目或賞給衣帽或給牌劄各降兵或量賞米肉以示恩信差委能員詢各降兵願歸農者另立一旁聽候填給文牌交地方官遣

發回籍安插其文牌皆須預備止填姓名籍貫以速遣爲宜願  
爲兵者另立一旁伺候分派我兵隊中聽我將弁叅雜營領尤  
必營隊相隔不可令聚一處密加隄防毋令時常聚語渠目照  
以給劄品級每日隨我將弁班次待茶畧無異同或擇內中有  
才技忠誠者一二先用之以繫衆心兵丁遇缺補伍亦先補  
二以示必用嚴諭我兵不可欺生凌辱不可對降兵誇詡勝敗  
不可妄以降卒之名呼之恐惱羞成仇也至若大敵未滅先有  
來歸者非識時務之士卽有嫌疑之人又當寬其禮數嘉與維  
新厚賞重用不撤其兵不廢其權以廣招徠總在經權之得宜  
耳至於苗降則整威儀張旗鼓陞砲大坐令其勝行聽撫尤宜  
告責前非曉以利害以攝服克頑之心然後准披剃賞花紅給  
順字旗牌盡其套數而已或有據險勢窮糧盡而請降者必須  
先令有名苗頭縋下爲質然後遣能幹文武上寨查驗人口牲  
畜數目勒令獻出從前作惡挈我官兵之首惡數人正法梟示  
方准招撫追其器械遷徙巢穴斯亦可矣

總論苗境事宜務爲築堡議

上姜中丞

書曰三旬苗民逆命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曰蠢爾荆  
蠻大邦爲仇苗蠻之負固自古然矣漢建武時劉尙以中興名  
將全軍覆滅馬伏波雄才大畧亦扼於壺頭賈恨而終宋太祖  
用辰州徭人爲本郡刺史益得以苗治苗之法明代二百七十

年間其賴以粗安者惟蕭授之二十四堡張岳之加築十四營  
哨迨後紀綱不振堡傾哨廢不得已築邊牆以禦之而卒無以  
捍苗人之出沒失策甚矣夫五溪當楚黔蜀三省之邊徼天生  
奧區其氣候與內地不同夏酷暑則多淫潦冬祈寒則積冰雪  
當內地晴明之日山洞中霧氣彌漫咫尺莫辨寸趾難移計見  
天日者日不過兩三時則天時之有異也山如甕鑿岩如劍戟  
苗人所據之險猿崖猿壁非人跡所能到外間勁旅拔援上一  
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動安能與之追躡尤可異者數百里高山  
大嶺中皆洞屋相連形家謂南方火維故山腹俱空苗人遇大  
兵進勦預將家貲老弱搬藏洞裏村寨所存不過空椽拒敵不  
勝暗行避匿數十間茅房任我焚燬伺大兵既退彼則仍返故  
地又溪澗之水夫馬既多腥穢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冽者俱  
爲岩漿極寒敗人脾胃兵役飲之水土不服多生瘡癩二疾或  
病黃腫四肢無力此地勢使之然也他省近邊夷人以弓弩爲  
戰器易爲遮禦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童五六歲卽習鳥鎗種  
山趕場寸步不離苗地雀如各寨向產土磺洞硝則處處皆有  
其配製精於內地故火器非諸夷所能及我軍施放大砲彼則  
挖坑伏避卽不能避而三五分隊中斃者亦少又他夷必有酋  
長部落向受轄制歷來服從捨降其酋長部落自然瓦解苗中  
人自爲政一寨一長或一寨數長百千寨落卽有百千寨長得



利則各自擄掠失利則紛紛如鳥獸散古史歷傳有名叛酋不過就當時知姓字者紀之其實蠻境之爲叛爲服原不爭此數人且其種類不知禮教野合弗禁生息最易號之曰苗亦取易生之義卽痛加芟夷草薶而禽獮之而深峒遺種不數十年間又復徧滿山谷此人事之難與他夷概論者也以苗疆之自古爲梗而康熙年間用兵不一載大功卽竣與近日籌辦難易迥殊者則亦有說在時永保二宣慰童子坪五寨司二長官俱未革除土官世守其地爲我藩籬平時不無虐苗情事而遇苗構釁亦能厲兵固圍二宣撫足捍永順及沅陵邊境童子坪司足障瀘溪五寨司足蔽麻陽故康熙年間所傳苗變不過徧聚

羣多寨毛都塘出劫鎮溪所老饒潭等處則猶不過近苗巢滋擾自改土歸流而苗巢之旁俱成內地營哨之外別無聲援兼之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傾巢爲變遂至環沅西辰三江之內處處遭其蹂躪四廳因爲在時生長之苗巢毗連各邑深山密菁亦爲近日寄頓之苗巢滋蔓愈大則收拾愈難時勢不同而規畫自異欲如往時迅速了事詎不難哉竊聞之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古之操勝算者恒不戰而屈人之兵自來計議邊防以築堡爲第一策謂其可以當戎馬之馳突而挫寇鋒於堅壘也苗人雖狡終是鼠竊伎倆散地固難稽防有堡則偷趨已難且火鎗所施決無能透過重垣此前進勦之始獻議攻進

十里二十里卽規築一土堡招住居民與兵相兼防守步步連  
絡則進勦時已具善後規模而不必另費區處顧彼時以逆苗  
未加懲創正在振厲兵威無暇計此今兵威已極所未能一時  
寧謐者餘黨之伏匿耳辟之主方者病勢已減則宜培補元氣  
元氣充裕死病自除又如治癰者其膿血已潰遂以生肌之藥  
而餘毒自散則爲此方畫一勞永逸之策不得不以築堡爲急  
急也燈所竊慮者當庀村鳩工時而痞苗突來則人夫逃散器  
械委棄寡識之徒必至妄生浮言以阻成謀故近苗巢之築堡  
必須大兵扼要紮梁擁護人役始便經營不如於麻瀘各邑要  
緊地方離苗較遠者先爲興工由外而內自遠而近漸次逼進

毗連各邑旣已高垣崇墉不可搖動然後環苗巢相度築堡俾  
有苗驚役夫可以退現成堡中則計出萬全其審度堡地之法  
在他平原以阜陵爲宜而在此複岡疊嶂之中則又以平行爲  
貴宜擇地畧高厥中有泉水可住數百家者爲築一堡堡外如  
得田隴空曠之地則便於瞭望銃砲得力苗人無從躲閃自  
然不敢窺伺其規畫堡身之法計行役已久各屬流亡之衆不  
早獲歸業則死亡愈多不得不求速功於近山水溪澗處防其  
潰決必壘石基他乾燥之所挖土堅築則堡成而濠亦具大約  
高一丈二尺厚五尺足資捍衛俟各堡已成內外各夾一層灰  
土上面亦用灰土磚覆之用防雨淋倒塌此經久之計也其程

計堡費之法歷來堡工難在磚石二項暫時不川磚石只取土  
堅築則但有夫役器械各費約用工役一萬可成一堡役夫日  
給銀八分開銀八百兩雜項開二百兩足矣計用銀一十萬兩  
可成土堡一百異時視近苗巢數十堡加以灰土而在外各堡  
只須飭居民隨時補築則所開帑項約計二十萬金而星羅碁  
布成磐石之安矣其團集堡衆之法自滋擾以來轉徙在外之  
民疫病飢寒向之大村落烟戶數百者現存當以減半論聚處  
則勢重零星四住則形孤必須設法編集如於河溪濫泥築堡  
則須將近河溪濫泥數里內向來小村俱編入堡內既核定各  
屬築堡地名便出示曉諭令難民於願歸何堡者就撫緩進方

官呈報抄冊以便彙齊編定如難民競歸自衛梓里其丁壯亦  
可充當堡夫工卽代賑於公私尤爲兩便夫使諸堡既成要害  
之地宿以重兵殘苗偶然外逸則互相勦捕既無由出內地滋  
擾而於鷹眼不化者從堡就近一一爬梳漸漸剪除豈非冢中  
之困兔而釜底之游魚哉燈草莽下士詎知經邦之畧而枋榆  
之地重煩碩畫則集思廣益上爲

國家計經費不致有無益之糜下爲億兆謀安全不致成徒勞之  
舉者芻蕘之言將俯察焉謹議

近苗疆各邑築堡議

麻瀘永保銅松各邑流徙之衆經當事懸明諭招令復業准借

十種撫徠可云勤矣然僑寓各郡邑者終未見扶老携幼急爲梓里之旋也夫難民倉皇避禍未必皆攜帶資斧卽間有所携而坐食兩載亦罄盡無餘僑寓各郡邑非有肺腑之親金石之誼則詠黃鳥歌采芣處處皆傷心景象承當事如此之恩亦何戀而不歸也患在梓里之中無所恃以爲捍衛其心以爲向幸免於鋒鏑萬死中一生耳向人烟稠密而苗猶肆虐今凋殘之餘苗愈有以陵侮之矣在外有飢寒之憂歸則兼有苗患而飢寒亦所難免此所爲寧轉委於溝壑也燈竊計講招徠之術必予難民以可恃而予難民以可恃莫如擇要地而築堡築堡諸法備詳於前議矣各屬所宜先規畫者請得而言其概定軍城專闢駐節之地轉輸維艱壁壘絡繹庶無梗塞之虞則由辰溪取道沿途如九溪灣李家坪濫泥茅坪高村坪岩門楊柳坪石羊哨十里牌俱宜相地程工也乾州新復鳩工庀村百廢俱興商旅往來須使伏莽無驚則由瀘溪取道中如洗溪潭溪大壁流河溪小溪橋暨迤北之鎮溪所迤南之灣溪俱宜聲勢聯絡者永綏在苗巢之中高寒不宜五種東北兩途歷多阻滯由松桃取道則十里牌盤陀嗅腦芭茅坪葫蘆汛巡邏未可少弛由保靖前往之途則魏家庄古董溪花園窩郎榜隆團俱爲重地而由隆團而進如張坪馬大排吾二處斯亦宜漸爲規畫者也松桃拊永綏之背勢同輔車爲黔省之外藩由銅仁取道中如

正大營堅城可憑上之茶山塘豹子場下之官州營馬腦臺麥地營地當衝衢爲行旅所棲止外如浦市闡闡盛地苗頻番涎辰溪之童山地與民勁屢結苗彙瀘溪之六堡舊爲邑衛永順之鼓庄坪保靖之田家洞徑扼苗狁麻陽通鎮算中途之黃羅寨楠木村水打田麻陽往銅仁中途之清水哨銅信溪小坡米沙黃臘關秀山來松桃中途之官橋場邑梅司濫橋塘太平場秀山汛長老墳已東坪俱皆要地或依水矣通舟楫之利或當官道多來往之人卽在苗疆者亦已經清洗或現皆投降興築俱可無虞大約紅苗之患楚省爲劇黔省次之蜀邊則滋蔓所及而偶有生釁亦必處處搖動顧此不得遺彼須和局打算庶可收拾全局各堡旣成步步逼進復往日之舊疆弗以資敵百年之長策務今安邊休養生息俾生聚繁盛氣完勢重杜殘苗之覬覦是所望於賢司牧矣

苗巢附近舊時營路築堡議

麻瀘永保各邑商酌築堡緩靖地方招復流亡不得不出於此也顧去苗愈遠而設備愈多形勢愈分而費兵愈衆不惟防守之術已疎卽儲胥之所糜亦彌浩繁矣夫疆場之事寧可進尺不可退寸我

國家席全盛之勢爲亘古所未有文武各大憲壯猷碩畫古之韓范無以過焉環苗巢數百里入我版籍安營設汛百年於茲法

積久而弊生因時制宜爲之更定章程可耳將倣漢珠崖明交趾之例則事勢有不同者蓋以交趾珠崖地處絕徼我包荒置之彼亦無能害我紅苗逼處內地四面民村而生性狡悍我畧寬其轡銜彼反視爲得計日懷窺伺虔劉我邊鄙蕩播我保聚故必蹙之歸巢制其死命而後三省民人可以安堵則苗中制要築堡不得不預爲講求者由鎮筸至乾州中如得勝營前扼三脚岩前倚高樓哨向駐遊擊大弁固爲要地而清溪哨者北經黃岩江達洞口西連牛隘通三箭塘苗路必須從此築堡庶緊扼杉木坪可截柴山之路設伏高凹可防清冰塘之侵靖疆營者西通萬溶江木里龍甘苗路北連高羅變畧明峙於迤東加設洞口一哨必須從此築堡庶緊扼黃連塘可禦後寨之衝設伏烏排江可據都良田之險篁子坪者西接三磴坡北連灣溪直抵乾州其中火麻泡水都羅溪老虎洞雙汶溪得永冲俱苗出要路必須從此築堡庶就守山羊洞可防大田之驚設伏一渡水可塞雙汶溪之路再爲直據苗寨之晒金塘舊司坪規畫築堡而此路無憂飛渡矣由鎮筸至松桃其自正大營往廳城沿途當築堡之處已詳前議中如永安哨者附近廖家橋舊名牛坳堡西距了刺關北通烏巢江苗路以岩坡老田冲馬頸潭爲會歸之所猪冲口黃岩坡舊隘爲總要之區於此築堡俱可附近守扼了刺營者一名永安哨卽古總兵營北連黔苗苗路

如浪中江岩落寨天馬山等處乃其門戶必須於此築堡而緊扼婁塘關設伏岩落寨安砲木星冲廢可無虞鳳凰營者舊名鷄公寨西接黔邊北逼生苗巢穴必須從此築堡而上下岩口楓香樹田坪狃狃寨茶林大陽等處苗路俱可控制火草嶺者一名王會營不當大路而西與黔苗接壤必須從此築堡庶可斷栗樹坪皮冲阿安江口等處苗出要路此外於附正大營之盤塘均再築一堡而銅仁東境麻陽西境狡苗無由窺探矣由乾州而北鎮溪所爲曩時千戶屯兵要地固宜築堡而喜鵲營馬頸均當永保之咽喉亦宜規畫由乾州而西南強虎哨者南接灣溪西距勞神旁通鴉雀文郎平隆各寨爲桃花寨岑頭坡龍瓜溪鬼猴鬼黨都羅溪必由之路於此築堡而乾州之藩籬始固由乾州而西則寨陽當水陸之衝而鬼者據天門山下扼排壁猛揚孟黃老寨桃枝寨各苗路極爲衝衢要隘附近老少平朗地勢平厥尙可營度高岩者去永綏二十餘里倚山臨水磴道陡險本難程工而永協軍糧從此貯倉陸運必須設法興築以資防護永綏西接松桃北通保靖二路其宜築堡之處亦已詳前議南往鎮筵途中如補抽排打啤黑土寨雖在山嶺之上而地勢高廣俱可築堡而新寨者約畧居永鳳之中左接池荷右臨烏巢西北橫進則攸老岩均東北直進則通勾補鴉保必堅築大堡兼設小哨於黃茅坡庶壯聲援箭塘者一名長坪

東通岩口天星兩頭羊毛都塘各隘寨西通火燒潭打郎上下  
猿猴寨必須於此築堡庶設伏香爐山可扼駱駝冲之衝突架  
砲大凹可制魚洞坡之偷越長寧哨者舊名長冲西通岩坎江  
青山白岩諸路北連孛羅關涓亮等寨必須於此築堡庶可緊  
扼青山邊岩坎江之路設伏潭江防牛隘之來而長坪迤西之  
盛華哨者爲舊時立營要地亦須立堡俾與長坪成犄角之勢  
此數堡成而由鎮至永百三十里中詎有驚露之虞哉他如永  
綏之排補美據猴兒山之腹楊孟當天門山之巔尖岩汛扼把  
畧老鐵坪谷坡等處爲舊時由保往乾之官道俱未可棄令南  
苗攬據以上各地俱就向時營路中緊要地方而言其他徑入  
苗巢扼險制勝之處歷雖從難民中周諮博訪而地勢阻濶難  
以周知卽知亦不能以悉數在當事者之因地而斟酌焉至於  
設堡卒以守堡制堡田以養卒倣屯田之制而務爲久安長治  
之規則患在無治人而非無治法也倘不棄葑菲尙當繼籌以  
進。

獎勵義勇議

乙卯十月上  
畢姜兩大人

逆苗種類繁多當事布寬大之恩投誠者許以不死好生之德  
侔於天地矣而狼子野心見國恩之倖邀將來大兵旣撤乘間  
竊發勢所難料康熙四十二年趙恭毅公撫定紅苗事竣之後  
爲殘苗所困父老猶能言之此草莽下士所爲長慮而却顧者



也前聆德音諭以急則治標現在恢復乾州爲治標要著而官兵不能敷用譬之醫家雖有對証良方無地道藥材欲其應手奏效勢必不能瀘溪一路之兵分管護糧駐潭溪者已爲無多而由潭溪至乾州尙有險路六十里亦必沿途扎營方爲萬全內地兵額有限無從調發何異有方無藥自古謀大事者欲速則反遲顧小則失大前面陳芻蕘懇兩大人速募鄉勇亦子輿氏所謂有七年之病畜三年之艾也而細思此事殊不易辦醫家甘陳澤夏到處可購至參桂大力之藥非重賞莫得當茲軍興之時人夫缺少民間壯丁應官商雇募日獲青蚨二三百數口可以無饑鄉勇日領米八合銀三分糊口雖易活家甚難故凡應募之人必疲弱不能存活不能挑運之人詎能荷戈前驅竊計欲所募之爲選鋒非重賞不能附近十數州縣民多山居習險飭各酌募三四百人每丁給安家銀五六兩又諭破苗之後膏腴苗田准分給充作屯業目前旣有所資日後又有所望庶應募人多得立陳格揀其精壯委官專司訓練二三月後可成勁旅數千矣計此項糜費以數萬計又必稍須時日始得其用則祇可緩備以當三年之艾疑與治標之方不合也近訪乾瀘永保各土人寨落雖經苗人焚掠而守其故里力戰保護苗人亦不敢犯往往連和而退土蠻與苗種類各別技勇相當倘設法盡行招出以備進剿之用詎非攻錮疾之烏喙大黃者乎

但聞此項人不願充鄉勇愚者疑充鄉勇便同額兵日後不得  
脫籍黥者言鄉勇戰必當前賞則居後因而藏山伏箐不肯出  
來爲今之計遣辨士持明諭入告土寨明白開導令各出丁壯  
編號爲義勇言兩憲所招便係督撫親兵助大軍前取乾州成  
功之日卽遣歸就近護送糧運團集之頭目賞給頂戴勇往之  
壯丁優賜官階啖之以薄利寵之以虛榮用所以待降苗者施  
之於此輩自可動其心而鼓其氣否則兵凶戰危孰肯冒鋒鏑  
而蹈白刃耶貢生日內已募人往乾瀘二邑土寨探視如果人  
數敷用似可爲治標之猛藥而鄉勇必一面分募資爲參桂大  
力之劑將來大兵卽撤得土人與鄉勇共相扞衛尙足禦復發  
之錮疾貢生少年時讀治安策中跋盪病瘴之論深切時病而  
言之了了甚於良醫之問切輒慨然慕太傅之爲人極知才分  
難希萬一而忠悃有同受知甚深圖報甚切不揣冒昧屢有瀆  
陳惟冀諒其誠而矜其愚焉謹議

覈浮費議

周官冢宰兼理財之任餘多散見於五官而天官太府以下五  
職皆專治財之秩何詳且密也詎非以財者國之命而卽國之  
治亂所關乎自來承平日久國恒以匱乏爲憂非變通古制設  
法以防維之則雖彌補於一時不轉瞬而匱乏依然矣其關於  
天下之大計非下士所敢議姑以南省言之南省往時亦岌岌

乎見不足之形自大人駐節以來息事寧人動循法度吏安其職民樂其業數年來蓋藏富而倉廩實矣去歲以來諸使徵調符牒日以數十而有司隨檄應付無掣肘之患恃有蓋藏之厚也然當時以么麼小醜可隨卽盪平一應經費非有截然一定之制故軍用之正十七八而浮糜者亦不無二三今大功尙未竣方添兵合剿爲一勞永逸之計積貯之厚不能如去歲而經費倍繁於去歲一切浮糜之耗於財亦相沿而未有以革之節若則嗟若可不慮哉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邦用周官之式卽今之條欵也軍需之條欵紛然而難紀驛站送迎達官供給以及長養夫馬短雇夫馬募畜鄉勇之屬何一不仰資於國帑其中雖國奉公之人開項固萬無可疑而因事漁牟者於虛報虛領之弊恐亦有所難免且卽所辦所領之非虛而準諸條欵所當用其爲糜費者多矣今之寬然處之恃有異日之報銷也夫法施於已然不如禁之於未然報銷時某郡冒支若干某邑侵蝕若干登諸白簡籍其家貲雖於國法亦伸究於事體何益且此亦姑無具論當茲府藏告竭之時而因驛站夫馬各項持牘而上請者日環集於一人也其將何以應之缶雖弗盈而卮苟未漏其水猶可以備飲炊然則酌定章程立截然不可易之制爲此時所不容緩矣防制浮糜之道深者不可以形諸簡牘而其淺者則又人人所共知蓋嘗與一二有心人深究之而以

爲總莫若於有司之報冊嚴而密周官太府本理財之要官秩止下大夫司會之於財特糾察銜考而已而秩反爲中大夫聖人之深意亦可以思矣至司會之糾察鉤考者曰以叁互考日成以日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向亦疑其繁密而過勞矣及博涉乎世故之中而後歎聖人之智周萬物洞悉乎人情變態非如此卽無以防其弊而杜浮糜也比核者至三則一人無所受其欺僞日有數月有要則一官一署勢不能於兩日之內兩月之間無他事役而驟增其經費至歲成固不待言矣今雖不能如古法之詳盡亦宜畧用其意飭各用財官具格式各冊分載某日某項支糧若干支銀若干某日某項支糧若干支銀若干必詳注其端委其冊限半月一月按期呈繳而於幕府中屬精勤慎密之人以叁互之法稽核之非正項宜用及彼此不對者指出嚴加申飭夫然則有司心目中知報銷雖待異日尙可緩圖開冊祇在目前無容抵飾不能不斤斤守法度而浮糜之所省者多矣浮糜旣省以軍需正項供軍需正用民間之趨事赴公又樂有勳助於其間亦何患軍用之不足哉夫周官之不可行奸人假托以罔利耳誦其意不襲其迹審時而變通之亦何不可行之有至一切章程經大人暨各憲詳定或已善而益求其善也非書生所敢贅一詞矣

請更定苗疆章程上姜畢兩大人書

燈部下書生學術淺陋前者以平苗條議冒昧上瀆仰荷執事  
 曲賜優容反以善後事宜下為芻蕘之詢此諸葛武侯推誠布  
 公集思廣益之盛心也海內之士皆將感激思奮效尺寸於塵  
 下矧燈之躬受殊眷者哉燈聞建非常之策者必審於時之所  
 宜昔蘇子瞻兄弟持論於仁宗神宗之世各有不同仁宗謙讓  
 則以奮發有為為言神宗紛更則以謹守成憲相惕時異而所  
 以立言之旨亦殊故後之君子稱蘇氏兄弟為曉事夫當承平  
 日久百度修明吏習其法民便其制一旦欲變舊章而新之令  
 甫下閭閻囂然矣此老成謀國必以無事致安靖之福也而事  
 故相乘之後則不然蓋立制本以弭變必向之所定者日久不  
 能以無弊又或其制甚宜於往時而不便於近日因循沿襲不  
 能遽改而後事變生其間當事變既生之後不推尋致變之由  
 深究弭變之道仍其流失憚於改絃更張則禍患之相倚者必  
 且環生而不已此深謀碩畫之臣不惜心力以更定章程而求  
 合於窮變通久之道也南省苗患莫盛於有明中葉竭天下之  
 智勇不能以弭其釁良以其時黔苗四起蟻聚蜂屯莫可撲滅  
 而湖苗亦因緣為梗難以安輯也我

朝以來黔苗懷畏德威湖苗亦稽首請命雖用兵數次原未大為  
 擾害開設乾鳳二廳正當羣蠻向化之時而永綏之設則由上  
 六里紅苗就撫尤為兵不血刃當時籌畫君子見生苗之易於

懷徠壓鎮之師雖較內地爲重而防維之計已較各邊爲疎此  
浸淫而有今日之變也夫成天下之大事者不辭一身之勞立  
天下之大功者不吝一時之費今將爲此一方生靈圖百年長  
治之規必多勞區畫幾時必多費帑金數十萬而必如是則可  
百年無事不如是則恐再舉徒勞且以小醜之跳梁致煩上相  
視師數省之方伯連帥身在行間環數萬之師攻之兩載而未  
定爲力亦不易矣所用亦不資矣於其爲用兵之勞費何如爲  
弭變之勞費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爲晚  
也乘今之時更定章程其爲亡羊補牢者多矣詎宜避改作之  
名貽事後之悔哉辱承執事下諮備陳善後各事宜楚人所  
私憂而竊計不能不偏重於楚顧邊之當防不專在楚也彼患  
之未形者未可生事以啟其疑而楚苟防維備至則楚之外亦  
可因楚以制之昔賈誼於文帝時建樹梁之策其後七國之變  
卒賴梁當其衝挫其銳而易於成功則爲楚固其圍未必不爲  
川黔之邊隅絕厥奸萌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名賈生  
之策當時見沮於絳灌至武帝之時而其策盡行終漢世無藩  
國之患夫使當時盡用其策七國無因以爲逆後之人或且信  
爲書生過激之談矣然用其言而早爲防後世卽未知誼言之  
精當而漢生靈之受福已多仁人君子之用心詎忍幸事變而  
區區以爲已名者哉執事德隆望重駐節吾楚者六載楚中士

民戴若父母與制府畢大人一范一韓共籌小醜士民所引領而望者誠深知其鴻猷碩畫能永措一方於磐石而不第以戰勝攻取爲能也擅制作之才任封疆之重而值必更定章程之時此燈之願效愚忠而不殫摠胸臆以上備適言之察者也燈不敏自讀書以來私以古義自淬勵感執事之相知有不同於泛泛者大君子有知爾何以之問而私懷未盡則不敬莫太乎是惟執事淵海之量諒其誠而恕其疎愚之罪是幸矣

招降大小章犵狁始末

大小章者犵狁也散處乾州瀘溪邊界相傳有章姓兄弟官團練居此其子孫習蠻俗似苗非苗似土非土蓋邊徼中另一種類人最勁健力能抗苗承平時常與苗爲仇乙卯年正月苗破乾州利浦市貨貨遺黨啗大小章曰吾將取浦市若能假道不須若同行子女玉帛與若共吾與若何弗解舊忿大小章人應曰若苗也我民也我假若道朝廷且謂我民叛若從此間外侵請整軍械以俟苗忿遂率衆以鬪是時苗傾巢爲變衆數十萬大小章人走告內地曰無大小章是無浦市辰瀘速爲我助聲援犵狁扼其前官兵客民承其後苗不能出也兵民憚苗甚無有應之者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苗分番疊陣攻之死傷相積志益奮苗繞道焚其寨落迺率衆退出浦市江東苗初憚犵狁破乘勢長驅入二月初一日焚浦市初五六分衆犯辰州瀘

溪勢益張。犵狁外徙，攜重貲而衣飾，語言與苗無甚別。閏二月，各路兵勇漸集。黠者利犵狁所有，執爲苗。犵狁不能作客語，無由辨。日有殺戮，迺羣忿曰：我犵狁力戰禦苗，焚庄舍，捐妻子，逃徙至此，而反以我爲苗。魚肉我，相率回故地。犵狁旣歸，苗誘與俱叛。自是官軍頻失利。鎮筸麻陽胥動搖矣。初，姜杜薌中丞之來辰也，有爲言燧家世宣力苗疆者，郵書詢策畫。燧計克復乾州爲急務，由黔入則經由苗巢，中迂而險，由楚入則所過皆民地，直而夷。時秋帆畢制府奉命來辰，見燧論亦韙之。而主兵者方持黔攻計，制府中丞不能爭也。至八月，黔兵頓烏巢河，不能進。制府中丞伸前議，遣人逐余於沅館。至辰，晝取乾策。余曰：由瀘溪至乾州，固均爲民地，但由犵狁村落，必先招大小章，庶其行無阻。制府曰：是誠然矣。顧吾自五月來，卽屬官弁之能者，主其事。距今數月，糜線資數萬金，未得要領。先生肯爲我一行乎？余以不敏固辭。杜薌中丞亦言：賢者急病，讓夷先生義不容諉。九月十二日，至浦市守浦者司馬周允亭先生亦奇杰人也。與余議相合。余迺募人能至大小章者，得向國果等數人。是時苗視犵狁爲部屬，曰：遣黠苗監察之。國果能爲犵狁語，日與苗遇，不疑漢諜也。國果乘間爲大小各頭目開示利害，頗心動。迺偕其頭目張子宏、張天佑、張天長、符子玉等六人，改裝至浦市。見余，余推誠待之。同起居者三晝夜。六人者感泣，插血矢不叛。余



亦設誓保其無虞二十六日偕六人至辰州謁制府中丞皆大喜親慰此六人者厚犒之余陳制府曰是雖已投誠而苗日在其巢中恐迫逼勾結復有事須令其各送質子制府仍命余行途中語六人者曰大人待汝輩恩如此汝輩宜出力蓋前愆六人者曰我輩亦自思非立大功則無以報先生我輩四十八寨願揀壯健三千人聽調余又語之曰吾在此無護衛若子弟卽我子弟也蓋各遣子弟從我爲我衛則又皆應曰諾至十月十三日送質子十九人至浦市余密陳制府中丞曰自軍興來軍中無得苗寨虛實犵狁雖投誠令其勿顯與苗絕苗尙未知犵狁之有外心也卽用以偵苗某陳克復乾州之策飭周司馬領兵勇就近犵狁各山放號火而令犵狁數百人驅牛畜攜老弱借乾州以棲身苗貪利又不疑犵狁當如計計犵狁已至乾州三四日某遣親人往督之外調兩鎮兵兼程以赴可不血刃而定制府嘉其議屬速爲規畫余用犵狁作謀宣朝廷恩威於是近乾州之三岔坪寨陽鬼者各苗頭吳廷舉石上文等皆暗遣子弟請符幟約至期以應余亦以唾手功成報兩府命也忌者或語秋帆制府曰取乾州大功也貝子事也貝子不能取我楚取之如貝子何制府默然未有以應越數日貝子敕楚軍曰吾已破鴉保旦夕卽抵乾汝楚諸軍但嚴防堵勿輕動違者以軍法從事諸軍本懦不敢前奉此符制府不能強之行矣先是諸

軍之不前者往往藉大小章爲辭而前此之用數萬金未能招納者思有以陰沮之十二月余以犴狴大頭目雖數見而抽調壯丁則各小目亦必有以得其心者迺於十七八日調令各自共抵浦市之天王廟是時黔兵執平隆苗頭吳八月八月之子廷義等糾衆數萬人以叛勢汹汹分隊至浦市者約三千人各營兵不能禦退趨江東余未之知也督各質子土目以拒苗益衆質子等泣曰事急矣先生速渡河我輩奮力冲出可耳舟未抵對岸苗已至河口質子伏破船下市口有男婦數百苗徑前擄掠苗頭執旗跳舞而來甫近船質子火鎗齊發斃其執旗者數人苗驚潰遂率男婦冲圍出然是時質子雖戰河西而諸軍已避河東無以解失各卡愆則宣言大小章人明降暗叛實引苗降自有逸過河者則執爲苗戮以邀功計十有一人忌者爲羣爲媒孽遂共傳大小章叛並欲甘心余矣余思大小章各頭目慕義而來又力戰河西不死於苗死於邀功者之妄殺不有以慰安之則真叛矣迺集大小頭目數十人開布至誠償以金帛諭令歸寨聽後命尤亭先生疑不決余曰此兵機也脫有反覆余任其咎徑報制府中丞均報可自是各頭目彌感激矢死報而流言藉藉余偕質子十九人回激浦家居者彌月用以避謗也丙辰春余屬尤亭請於兩府令姑子舒君致新入統各寨時北省教匪滋事制府回武昌由楚取乾之議久格至四月貝

子卒於軍黔營移近九龍溝知無濟也檄楚軍會攻駐瀘之兩  
鎮新得粵兵數千鼓銳前至丑蛇中苗誘敵計粵兵死傷數百  
人兩鎮被困不能出舒君語大小章人曰是汝曹報嚴先生時  
遭分領數千迂道掩苗後大破之救兩總兵大小章人乘勝搶  
船徑渡與苗接仗二日俱大勝斬俘數百遂復河溪河溪者距  
乾州三十里苗築壘以拒我師要隘也河溪復而乾之東路通  
捷聞杜薌中丞對僚屬曰嚴先生昭雪矣大營亦厚賞大小章  
各土目自是復乾州平平隆犴狴常爲軍鋒二年以後大兵旣  
撤杜薌中丞專辦畱防善守事遇苗侵軼無不調大小章人者  
至四年冬大小百餘戰出力最多而大小章人於大府檄或不  
奉必得某手書始行故至六十年至四年冬制府中丞區畫苗  
疆也亦日在行間而始終主持俾卒有成勞則杜薌尤亭兩先  
生之力爲多云

平苗要策

一潰苗腹心漢地奸民間爲苗用罪本難逭但此輩多因變起  
倉卒不能拔身自歸致被脅從爲亂不大開自新之路將益堅  
從逆之心似宜張示苗巢諭陷賊各客民宥其前愆拔身歸營  
者給護票反里能殺苗來降者分別賞賚如此則漢奸固當醒  
悟而苗匪亦將猜忌其不速自拔出必爲苗匪所戮腹心旣潰  
蕩平自易

一散苗黨與楚黔邊民有犛犵各種卽苗亦有紅黑青花各名逆苗滋事此輩見其劫畧獲利潛相附從滋擾地方本亦法所難寬而不分厥首從反令益相糾結宜明諭近苗各犛犵恕已往之罪過勵將來之忠順果能先驅殺賊赴轅投獻首虜不惟可免屠戮并將優爲賞賚如此則犛犵已散賊勢自孤而熟苗果降生苗愈少自可刻期掃清

一奪苗要害苗路多岐衝險之處撥兵守截預設炮樓寇至輒施安能飛越至猿崖可度鳥道可通又當增險爲守設法堵塞須做鐵蒺藜法多砍棘刺漫布塗上暗削竹簽埋釘土中以限其來又苗人伏櫻利在茂林凡近苗林箐酌留我兵藏伏之處餘俟秋深風高縱火焚燬使狡苗坐草撲人不得潛藏我兵乘高燎遠無所遮蔽亦奪所持之一法也

一申策應大兵進攻賊巢逆苗逸出逃生各卡之堵截倍常嚴密宜令各大卡兵皆分爲三隊每日輪一隊伏路把隘一隊遊巡接應一隊固守本卡凡遇賊之處傳箭爲號遊巡兵卽馳往截殺守卡官親赴督戰如賊勢大卽傳令守卡兵亦分半接應至鄰卡聞警法當赴援然約束不明則推諉易起號令無節則奔走亦疲應分地爲約如西卡賊犯其東則專責東鄰卡東卡賊犯其西則專責西鄰卡南北亦然彼此相援當援不援者與失事同罪庶兵有率然之勢而苗亦不得牽制以疲我也

一 反客為主大兵進攻苗據險以拒是苗得以逸待我法宜於  
攻進苗境即相度地勢擇高厰有水者堅築土堡步步絡繹而  
前直抵苗巢糧由各堡遞運兵於各堡歇息分番攻擊軍力暇  
逸勇氣自倍即猝難傾其巢穴而坐困孤寨外無所掠不為兵  
死亦將餓斃勢必內潰亦困苗之長策也

一 用奇決勝沿邊遼濶分守各卡固資多兵至搗巢破穴則山  
徑逼仄眾無所用宜出奇策或聲東而擊西或晝伏而夜出或  
服飾混於苗人或耳目寄之賊黨出奇不窮令彼驚於鬼神自  
可決勝至苗人以鳥鎗為長技宜製遮鎗之盾苗寨藏於山阿  
大炮難以俯攻宜造地雷之炮則破其所恃而無寨不可破矣

運法法

籌糧於苗地運道宜講運法尤宜講他處容有車運牛運之法  
苗地則一無可用也由民地而苗境則陸運不如水運陸運人  
負米四斗水運雖當灘乾水淺而設法淘沙以開泓橫板以蓄  
水小舟尚可運十石計水運行三日當陸運一日舟用三人積  
三為九是九夫而運二十五人之米也其勞逸多寡不侔矣由  
起陸至行營則長運不如遞運大營所駐遠者百數十里近亦  
八九十里山路崎嶇非兩三日不至人負重擔行兩三日則健  
者亦疲人已疲而路愈險宜其困頓中途也法宜分地遞運路  
夷者日二十五里險者日二十里極險者日十五里來者自卯

至已接者自午至申限時卸運又或分里設立糧臺按日解送  
總令運夫半日用力半日行空則夫力得蘇可以日久而不疲  
由大營而戰營則擔運不如籠運戰營遷移無常猿崖蛇徑動  
皆險境擔運行山曲中山石觸之藤枝索之令人失勢傾跌籠  
運負背上前行無所觸碍其兩手得閒遇極險可扳援而上視  
擔運極爲便當但此類人非外郡所有惟永順四屬辰之沅瀘  
三廳暨川黔山農始可募以備用講於此三者則軍之所至糧  
必借之源源相濟可無庚癸之呼矣

近生苗數百里內郡縣頗稱產米者東南惟湖南之芷江黔陽  
靖州澧浦西北惟四川之秀山湖北之來鳳分地運濟則各有  
責承不至互推貽誤其芷江靖州之米可運至辰溪改撥上石  
羊哨黔陽澧浦之米可運至瀘溪改撥上乾州城秀山來鳳之  
米可運至保靖改撥至花園其下游由長常來者貯辰州倉中  
視各路兵之衆寡勢之緩急分別運送協濟則又在相時而制  
宜焉

自來征苗者必講峒河運道此河流雖湍急實四達苗寨之中  
南支從鎮筸來者船可至老虎口下中支自西門江來者小船  
可至乾州城北支自大小龍洞來者船可至高崖其高崖一路  
尤深入苗巢距永綏城僅二十餘里誠於此河運道講明兼講  
護運遞運之法其便益者多矣

承綏糧運極難而高崖之糧可濟近城及東南各汛花園米糯之運可濟本營及西北各汛輕舸飛挽則亦可無慮匱乏矣松桃城中本省陸運亦不甚便現在秀山來鳳久入版圖則二邑之米可由保靖撥載小船沿花園木樹而上徑達城下無此疆而彼界自士飽而馬騰

營地說

苗疆營地與他戰場不同他戰場結營據高險為要苗疆則處處高險所恃又不在此也凡大軍深入務擇地勢寬廠中有水泉者始可為札營善地蓋山頭札營地勢逼仄不能以多人必分據數山頭苗人或來潛撲山路一上一下動輒數里難於營而苗人走崖谷往來如猿或明東暗西隄防少疎一營有亭數營震動矣且苗人火鎗為其長技由下施放尤易準的故必於山林中就便擇畧平廠者闢為營地四面安設炮臺賊人攻撲隨所來處用炮沖擊不必擾動全營也其近營要險或在所必爭則用兵分番據守總不宜全師駐山梁致士氣不得閒暇反為敵人所乘耳

自銅仁至正大營

豹子場 茶山塘 盤塘均 可作營地

自正大營至松桃

馬腦臺 麥地營 平所 可作營地

自松桃至承綏

十里牌 臭腦 芭茅坪 葫蘆坪 俱可作

營地

自花園至永綏

隆圍

沙子坳

張坪馬

大小排吾

可作

營地

自鎮筩至永綏

長坪

新寨

栗林

黑土寨

鴉西寨

秀尚俱可作營地

自鎮筩至正大營

永安哨

全勝營

鳳凰營

可作營地

自鎮筩至乾州

清溪哨

靖疆營

西門江

篁子坪

灣

溪俱可作營地

乾州至永綏

寨陽

老少平郎

偉者

高巖

可作營地

瀘溪至乾州

洗溪

潭溪

河溪

張牌寨

可作營地

保靖至花園

董維

古董溪

可作營地

秀山至松桃

邑美司

爺汛河

太平廠

可作營地

攻打臘耳山東北

鴨酉

秀尚

西南

亢金

臭腦

小紅

崖可作營地

攻打馬鞍山東

長坪西

盛華哨北

新寨

可作營地

攻打大田楊營一帶

篁子哨

可作營地

攻打鴉保天星牀機各苗巢

椽木營

牛練塘

可作營地

攻打楊孟排楚一帶

老平郎

可作營地

攻打秀都谷坡一帶

尖崖汛

可作營地

攻打鬼冲鬼猴溪

寨陽

可作營地

攻打芭茅山北

已東坪西

長老墳

可作營地



攻打白竹山北 身家場 迂架南 長行舖 可作營地

攻打呂洞山 秀沙坪 可作營地

以上至各廳沿途安營及攻各山寨屯札之地祇就附近擇其地勢寬廠者而言至因時制宜自有權衡又未可膠柱而鼓瑟焉

屯堡

明宣德間蕭授築二十四堡環苗地守之搗苗巢穴而苗近年無事矣至嘉靖中年苗大猖獗張岳改為十三哨其後或因或增至為四營十四哨卒無以防苗也萬歷間蔡復一於亭子關至喜鵲營築邊牆三百餘里以限之至牆圯而苗依然如故

矣則其經畧苗疆而欲其久安長治迄無善策也夫以守為攻莫如築堡而以農為兵莫如開屯二者有相因之勢苗地開屯自來無人議及築堡雖蕭授行之而規畫亦疎蓋往時惟議防於銅仁辰州而永順酉陽俱為土官地也創二議於今日較往時不信難哉然欲奠邊隅於盤石為一勞而永逸舍此更無他策也其詳具條議中茲取苗地之可開屯築堡者著之於左

鎮草至乾州路中 清溪哨 地頗平 廠近高 風營靖 疆地頗平

田山田壠可 西門江 近得勝 營各小 田晒金 塘苗境 中好 田壠

屯舊司坪 平廠好 田壠 算子哨 平廠有 田壠 灣溪 山冲 有田 可

鎮草至永綏路中 千公坪 縱橫 十里 秋冬 乾燥 春 盛華哨 由

坪橫過附近大路有新寨地險要當築堡附近冲黑土寨地甚

俱係水田可排打叩地類燥而坪甚寬補抽地勢寬厥俱係好

鎮草至松桃路中永安哨水田可築堡開屯全勝營兩旁

水田甚多可浪中江鳳凰營冲隴水田甚多盤塘均冲隴多田

屯正大營地雖乾燥甚為平官州營平厥有水田馬腦平厥有

築堡開屯正大營地雖乾燥甚為平官州營平厥有水田馬腦平厥有

正大營至銅仁路中豹子場地雖乾燥寬厥茶山塘田隴寬

堡開屯正大營地雖乾燥甚為平官州營平厥有水田馬腦平厥有

永綏至保靖路中大排吾接連董馬俱係田隆團地甚寬厥

可築堡開屯高郎榜接連風火場田隴花園附近冲隴多有水古

溪水田甚多可董維接連魏家莊水田

永綏至松桃路中葫蘆汛地雖乾燥平厥芭茅坪地雖乾燥

城盤佗現在營城兩旁十里牌地勢平厥水田甚

松桃至秀山路中太平場周圍數里俱好水濫橋塘地勢寬

甚多可築邑美司兩旁多水田隴官橋塘接連平塊俱好田

秀山至花園路中石爺司接連洪安溪頗有平馬場田坪寬

堡開屯洪安汛田坪寬廣可芙蓉河上有田隴乾溪不順大道北

廠係好田坪可築堡開屯

松桃至花園路中羅塘汛與對河坪俱好長老墳地勢平

甚多可築已東坪地頗平厥可

乾州至瀘溪路中

小溪橋

地勢平厥水田甚多可築堡開屯

河溪

地勢平厥水田極多

可築堡開屯

洗溪

地係要隘山坪中宜築堡開屯

上堡

地勢平厥俱係水田可築堡開屯

乾州至永綏路中

寨陽

地勢平厥水田甚多可築堡開屯

老平郎

地勢平厥水田甚多

可築堡開屯宜在偉者

偉者至花園路中

排補美

冲隴水田甚多可築堡開屯

尖崖汎

周圍數里俱係水田

可築堡開屯

清水江

由花園北過河二十里地平原美可築堡開屯

白蠟溪

係好田壩可築堡開屯

乾州至保靖路中

鎮溪

地勢平厥水田甚多可築堡開屯

以上共建堡城六十田多者屯四五百戶田少者屯一二百戶

三年之後操練既精可得屯兵一萬以一萬勁旅人自爲戰家

自爲守自可箝制苗疆承平既久田土悉爲民業未便取而分

裂管茲苗人擾亂官兵戰復之時往時居民十七七八戶

主遺田甚多其一二招復之民形單勢孤懼殘苗竊發人懷自

危之心因之團聚開屯誠千載一時也計一堡之中築堡蓋屋

與給屯丁牛種約費祭金一萬便爲寬裕此地接連川黔及兩

湖改土各郡縣兩議舉行之後崇塘重兵聲勢彌壯鄰境頑苗

與逃賊遠匪亦將永絕奸謀時哉不可失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安得以此言而備芻蕘之採也

國史之採傳略

明安圖伊薩納傳略

死事武弁附

明安圖家方

旗人官鎮鎮總兵伊薩納

安所以此言而前營美之林也  
與縣溪變則亦錄示錄其美則林而後其大姓亦不計小費  
賦之土清冰凝而氣華而之新崇則理而後其美則林而後其  
與餘中下子亦錄示錄其美則林而後其大姓亦不計小費  
武之心國之國系開由越于輝一報也情一德之中華望蓋武  
主其地後多其有平詩則之只亦單據其對對苗薩翁人對自  
苗防備覽傳畧

苗防備覽傳畧

自軍興以來

綸扉重臣駐節籌邊豐功偉烈焜耀青史已其次則有舉旗陷敵于  
役盡瘁迺至小民志切同仇巾幗從容就義於茲規

國家教化之盛其漸摩深也茲於始事被害軍營陣亡行營病故  
鄉勇義民紳士婦女俱分類編次無事蹟而有姓名者亦附載  
之用備異時

國史之採作傳畧

明安圖伊薩納傳畧

死事武弁附

明安圖蒙古 旗人官鎮算鎮總兵伊薩納

旗人官

永綏協副將乾隆六十年正月貴州大寨苗石柳壘瘋癩滋事糾眾陷松桃大塘各汛二十日安圖督守備趙大用等帶兵前往彈壓至中途聞永綏黃瓜寨苗石三保亦勾結生釁苗已焚近新寨急揮兵擊却之督諸軍奪蘇麻嶺轉鬪池荷營栗林間伊薩納偕永綏彭同知前勦黃瓜寨偵知總兵途中受敵亟引兵來兜攻至鴉西汛兩軍相會時鎮筮右營中營苗吳隴登吳半生等俱蠢動所在蟻屯蜂聚兩路子葯糧食不能達軍中總兵議回鎮筮遠至永綏近遂合兵向永綏苗沿途截擊官弁士卒不食已兩日苗佯遣熟百戶來議和伊不許迺分彭同知先行總兵軍居中伊自督健卒斷後進次排打叩苗益眾諸軍不能前伊力戰當先奮勇冲殺數十人身中數鎗死明總兵見伊陷重圍急引兵冲救策馬馳至山梁上伏道苗放鎗中坐馬躓於地遂遇害時正月二十三日也隨營打仗各弁鎮筮鎮標則有中營守備趙大用前營守備李光德中營千總蔣善治右營千總鄭廷松千總符士奇右營把總丁天榮中營把總王宏禮前營把總楊昌富右營把總汪宏前營外委劉成業外委滕玉甲中營外委何四海唐宏詔前營外委馬仁貴蘇元相左營額外委戴廷極前營額外委温爾讓永綏協標則有左營守備朱慶錦左營把總王廷玉把總楊運太把總楊開科右營把總唐紹華左營外委黃正貴外委丁起鳳額外委劉應奇外

委冉永昌右營外委孫登元外委祁太禮右營額外外委杜進共三十人同時分守汛地力戰禦苗衆寡不敵被戕者則有鎮筓鎮右營外委田雲富外委聶紳永綏協右營千總牛志得把總李廷梅左營把總孟光興外委蕭世貴共六人嗚呼變起倉卒各弁臨危死綏義不反顧計不旋踵詎不謂烈丈夫之行哉聞諸邊民言苗佯議和時百戶要我軍釋兵械一馬兵大呼曰寧戰而死不和而生兵械所以殺賊烏可釋亦可知忠義之所激發者深矣惜乎言之者不能舉其姓名也

彭鳳堯廣東連州連山縣舉人揀一等以知縣用分發湖南歷署善化澱浦安仁縣事性剛介所至著廉能聲乾隆五十七年由永順同知調永綏軍民府待民苗有恩信鴉酉之役血戰兩夜軍中子葑糧食俱竭鳳堯徒步當先頓踣山阿中祇親隨數人從鳳堯揮去曰我

國家臣子死分也汝輩從死無益速去幸脫生語城中官民好爲守禦計從者揮淚分行急有墮石洞者遙窺鳳堯踞坐石版上羣苗至相視曰此彭大老爺也好官不可殺須迎至寨中共掖之行鳳堯端坐不爲動瞋目責以大義苗抽刃環頸挾之詈愈甚苗不能堪有生苗持巨石從後碎其腦當羣僕散時僕馬富獨不去至是見苗戕鳳堯奮身挺刃殺數苗力不支遂同遇害鳳堯次子佩蘇年甫弱冠痛父死於苗奮身從劉提督軍秣馬

佩刀志報父仇五月勦苗沙子均奮勇當先陣亡時文職從鳳  
堯戰死有排補美巡檢丁光國江蘇揚州府江都縣人花園巡  
檢戴文煥四川潼州府中江縣貢生

宋如椿漢軍鑲黃旗人由筆帖式授寶慶通判五十九年二月  
調署乾州軍民府在廳數月清介自守甚得士民心時明鎮檄  
調乾州城守遊擊陳綸帶左營兵從勦永綏叛苗城中惟留左  
營外委王鳳翔防守空虛乾州生苗涸涸從逆如椿急率士民  
爲拒守計苗衆已進薄城下三岔坪各熟苗詭言爲官堵禦而  
陰與生苗合苗從二十二日攻城如椿督士民巷戰兩晝夜苗  
縱火焚城外廬舍攻破西門外委王鳳翔打仗陣亡如椿奮身  
往救左腿被槍傷不能支遂回署將同知關防交巡檢江瑤整  
衣冠北向再拜曰臣力竭

朝廷命官義不受賊辱遂自刎瑤攜同知關防並已巡檢印信至中  
途遇他寨苗截路度不免令子朝棟懷印爬嶺走挺身前格鬪  
遂遇害同時死者瑤妻沈氏妾左氏家人馬元江朝棟至辰州  
繳印後卽回乾尋親屍行至大莊亦遇苗不屈死江瑤江蘇蘇  
州府上元縣監生

湖南黑田鋪巡檢方相袞安徽桐城人六十年六月催趲鎮算  
糧運途中遇苗督夫役打仗寡衆不敵身被數傷陣亡  
軍營打仗陣亡將弁

貴州清江協副將德勝父拜靈阿出師西路戰沒德勝慷慨有

父風在軍中奮勇敢前屢立戰功大將軍奏

賞花翎嘉慶元年二月領兵勦騎馬山賊身先士卒連被三槍傷及頂腦陣亡

乾清門頭等侍衛塞額驍勇善戰每戰輒領兵充軍鋒奏

賞花翎給巴圖魯名號嘉慶元年攻奪長吉山石梁身先士卒手持過山鳥連斃苗四五人苗伏草放銃中要害陣亡

二品職銜大金川屯弁碩克巴圖魯生根為豁爾結之子豁爾結歸降後從征至噶喇依戰沒生根尤勇敢每戰輒率屯練兵當先沖擊屢立戰功嘉慶元年領兵攻奪長吉山梁身被重傷回營死生根本降番受

國恩至是父子皆死

王事云

雲南遊擊綽奇六十年二月領兵攻新寨苗匪鼓勇直前中槍陣亡 鶴麗鎮遊擊永住四川阜和協都司班第屯參將魯雍忠伊沙斯六十年三月勦賊滾牛坡濫草坪山路崎嶇追賊巖窠中槍陣亡 三等待衛五福納六十年五月勦賊大烏河賊眾憑險以拒奮勇撲入賊隊連斃數苗鎗傷陣亡 都司廣惠守備從大雄六十年五月勦賊張砮馬攻奪石麒麟山梁奮勇沖殺鎗傷陣亡 遊擊王重品六十年苗滋擾長潭重品帶兵



馳勦山路崎嶇打仗時馬蹶被苗戕害

靖州守備趙福澧州人領兵一百扎麻陽涿溪口六十年五月苗焚高村濫泥勢張甚驅難民千餘人阻溪岸上福督兵截苗來路手放數過山鳥斃苗難民得悉濟據卡苦戰一晝夜苗分隊疊攻士卒已盡福猶手殺十餘人而死難民隔河望者咸痛哭是役也福雖死而所殺過當苗精銳多折於此故涿溪戰功至今苗人猶震懼云 雲南遊擊六達色四川千總王農外委萬欽雲南千總鄧元富六十年攻奪大烏河之大樹坡當先冲殺陣亡 副護軍參領定札勒遊擊額爾登都司葉攀鳳守備聶世榮祁麟六十年八月領兵勦楊柳坪苗匪奮勇當先受傷陣亡 荊州協領觀音保六十年八月勦賊窰里一帶溪水泛漲奮勇奪險落河身死 都司姚國泰荊州防禦訥清阿守備何守勤六十年九月領兵攻摩手寨寨極高峻國泰等當先奪要隘俱中鎗傷陣亡 都司程文韜守備馬匡國嘉慶元年正月領兵攻奪連雲山石城奮勇當先中鎗陣亡

護軍參領常山出兵臺灣廓爾喀屢立戰功

賞巴圖魯名號從大軍征苗勇往當先元年二月勦賊騎馬山身中數鎗猶大呼力戰不退最後鎗子穿左腿骨節殞命闔營俱殲其壯節云 遊擊七十一元年領兵攻奪長吉山石城奮勇壓賊受鎗傷陣亡 慶寧營守備官啟文巴圖魯千總劉永清元

年攻奪廖家冲連峯均爭先殺賊受傷陣亡 三等侍衛巴察

彥元年十月攻剿平隴追賊繞山數匝被鎗傷沒同時千總宋

萬春把總劉榮外委王廷弼俱剿賊陣亡 守備王泰和千總

戴得新黃國喜把總康恒彩元年十二月大軍追剿石柳鄧於

石隆泰和等志擒渠魁奮勇當先俱受傷陣亡 守備章憲士

把總任占朋二年正月剿捕餘苗疏通鎮筸大路攻阻路苗受

傷陣亡 乾州遊擊陳綸之子武生陳恩錫六十年隨父打仗

陣亡 辰州協把總王之仁永順人勇敢當先六十年二月初

五日從劉提督剿苗長潭時諸軍初至不知地勢之仁偕提標

彭把總志大呼陷陣俱身中數鎗死 鎮筸千總冉世林把總

米福坤俱鳳凰廳人六十年四月福制軍帶兵清瀘溪四都坪

後路至狗嵯巖倚山結營苗隔溪佯呼乞撫制軍募人偵虛實

福坤二人請行既過溪伏道苗擁出肢解之五月初二初三日

狗嵯巖師退苗追躡其後把總劉陞邵陽人熊世隆鳳凰人外

委劉應得沅州人及澧州董外委者徒步截苗血戰眾寡不敵

俱被苗戕害是役也主將不諳地形受苗給失利而各弁纍纍

死綏其節概有足嘉 靖州協把總楊在經六十年九月初十

日剿苗黃茅坡當先冲陣身中重傷死 降苗隴保二首先投

誠率眾詣營獻糧石三保恨之糾叛苗圍其寨保二拒敵不勝

被戕死 排打叩降苗麻老章率苗同官兵打仗殺賊元年攻

崖板寨奮勇當先陣亡 楊枝芳官千總從袁總兵在潭溪軍營奮勇敢戰會搜山遇苗力鬪格殺數人衆寡不敵被苗戕害身無完膚 張棟武陵人官晒金塘汛守備晒金塘寨大苗悍外雖投誠時出沒爲邊患棟至汛練卒伍設方畧苗盜邊輒殲之三年六月捕苗林箐間伏道苗潛放火鎗子貫腦頂死妻盧氏至任甫五日聞夫死大慟不食投溪死幼子長春號哭殉之行營病故官弁

四川東道符兆熊河南寧陵人承辦金川廓爾喀差務歷著勞績苗匪滋事與總兵袁國璜都司何元卿共駐秀山城堵禦大軍進剿派辦松桃糧運尤爲出力積勞成病故

承綏訓導李烜醴陵人苗滋事承綏深在萬山外援難至烜與都司吳國泰經歷黃需率紳士兵民激以忠義竭力守禦八十餘日羅雀燕鼠人無懈志圍解以

聞奉

旨賞五品頂戴六十年九月積勞成病故

麻陽縣知縣孫萬備山東寧海州人邑轄巖門等三站當銅仁鎮軍要路委輸供億無悞苗匪出擾麻境鼓勵鄉勇往來堵禦涉險冒暑勞勩備至九月於巖門抱病畢制軍飭回署調治十一月苗匪竄至近城村莊萬備仍力疾親督鄉勇晝夜巡邏感冒嚴寒身故

郴州知州劉爾芊山東樂昌人廉幹有爲愛民如子署益陽瀏陽知縣循聲藉藉六十年調赴軍營辦賑恤難民撫綏降苗事宜揚德意人霑實惠往來鎮筸瀘永保間衝冒寒暑不辭勞瘁嘉慶元年積勞成病姜中丞飭回任調治行至寧鄉身故益陽民扶老弱至行館哭弔不絕

兵部主事周嘉猷六十年從事大營料理軍務管 奏咨各文案羽檄紛馳一日數十函手不停披元年二月積勞成病故

浙江杭嘉湖道良桂隨營辦事奮勉出力元年七月染暑瘧病故 常德府同知王九儀河南杞縣人來往軍營承辦軍中要務勞績懋著元年感疾身故 巴陵縣知縣李昂廣東人隨營

辦事辛勤備至積勞成病故 四川宜賓縣知縣董桂林直隸

人幫辦隨營支放元年病故 潯浦縣訓導張繩光益陽人委

派賑撫難民降苗押運軍火糧餉各事均無貽悞元年病故

貴州都勻府知府長興辦事大營年餘勞績懋著元年病故

四川蒼溪縣知縣吳尚諭辦事軍營不辭勞瘁元年病故 廣

西副將張鵬翥領兵打仗極爲奮勇六十年六月病故 二

等侍衛巴喇出師臺灣屢著勞績元年六月領兵克乾州奮勇當

先用力過甚成病七月身故 四川普安營參將伊克壇布打

仗奮勉元年四月病故 廣西提標遊擊張廷敬派防巖口寨

元年七月染疫身故

古防備覽傳畧 卷之八  
鎮筓鎮左營遊擊陳綸苗陷乾州督兵打仗身被重傷陞授參將

賞戴花翎益感激思奮隨營打仗出力元年病故 廣東督標後營

參將索諾本策楞打仗奮勉元年病故 廣東欽州營參將紀

鍾每戰領粵兵奮勇當先元年病故 廣東新會營參將扎納

芬帶領粵兵打仗極勇敢 貴州撫標右營遊擊謝汝成 貴

州提標後營遊擊秦良臣 廣東潮州鎮中營遊擊三格 廣

東廉州營遊擊趙光烈領兵打仗均能勇往當先元年相繼病

故 四川泰寧營都司德衝阜和協左營都司沙應龍 貴州

鎮遠鎮右營都司王大章左營守備李永陞 四川峩邊營守

備高從義 廣西提標左營守備周炳領兵打仗均極奮勇元

年積勞成病身故 湖廣提標外委陳大春湖北襄陽鎮把總

汪翰湖南鎮筓鎮外委張明俱元年軍營病故

鄉勇義民傳畧

滕家瓚麻陽高村人附生捐職布理問慷慨喜功名苗滋事之

始卽偕兄監生家瑞弟武生家瑤倡義捐家貲募鄉勇分扼各

要害時生熟苗傾巢爲變苗疆廳邑道路悉梗塞自辰溪至鎮

筓糧運得無虞瓚之力也福制軍以

聞奉

旨賞六品銜銀一百兩瓚益感激矢殺賊自効宗人職員滕紹光滕

唐佐袁坪武生張興文濫泥廩生滿縱俱募壯丁應瓚聲勢大振高村後後山一帶北連瀘溪南接鳳凰西通辰溪浦市中有巴斗山雄山地勢阻深苗出沒其間瓚獻議制府據要設重卡可斷苗外擾路制府躡之札瓚籌辦瓚編集山民聯絡土人相度形勢由土潭大寮武巖招諭而前拿卡數十處繞巴斗山麓直至巖壠底江皆設木柵石城苗在外滋擾者督鄉勇堵截斬俘無數苗甚畏之五月大軍攻破西梁蘇麻各寨苗急分擾麻瀘東北為牽制我軍計又心恨高村義勇迺分苗千餘晝夜在瓚卡打仗而陰集數千人繞道出不意攻高村高村距瓚卡數十里為腹地僅畱老弱以守勢不支苗縱火焚廬舍比瓚聞自卡馳救已無及迺護老弱過河瓚自正月倡義以來跋涉山谷衝冒暑瘴半載餘得瘧疾七月畧愈福制軍令仍募鄉勇為復各卡計八月募得數百人迺仍紮前各卡九月初六日巡哨至板栗樹猝遇苗匪數百督鄉勇奮勇邀擊頗有殺獲身中數鎗死福制軍慟之據實奏

聞

賞祭葬銀

賜祀昭忠祠子國興世襲雲騎尉

家瑞瓚次兄狀貌魁奇美鬚髯通經史大義瓚之倡義也於軍事挈大綱分撥守卡鄉勇發給糧餉子葯一切皆資瑞勇往敢

前凡當敵要地他大不敢往者瑞輒身任之二月勦苗羊洞溪  
沙子坳楊家坪三月四月勦苗大寮蘿蒲溪拖冲長車巖隴各  
處前後殺苗八十餘人割首級五顆搶回苗擄人畜無數瓚欲  
爲敘勞績慨然曰吾弟已邀

上賞是一家皆戴

皇仁分當圖報豈可更冒功賞五月中

詔書問勝姓出力之人福制軍將瑞與弟瑤等名俱上

聞蒙各賜銀兩苗擾高村瑞護老父母過河而身仍與子國屏等截  
巷口力戰瓚卡兵回救苗退去故高村廬舍蕩然而瑞居得無  
恙九月中瓚督鄉勇復各卡瑞守本村聞瓚板栗樹遇敵急馳

救瓚已被害乃奮勇冲殺奪瓚屍回福制軍令代瓚領鄉勇十  
月十一月勦苗水漫溪土潭大溪等處俱有殺獲嘉慶元年與  
族人滕紹光等捐修高村土堡四百餘丈二年八月竊苗夜穴  
堡瑞巡至奮擊苗遁去九月瑞兄教諭家圭奉委於瓚前紮卡  
後山一帶築堡防禦瑞以新寨當巴斗山麓爲鳳麻瀘三邑接  
壤要隘自率鄉勇數十名護壯丁修築工將竣十一月二十日  
苗潛撲堡瑞督勇攻擊鎗死苗二十九名次日苗益集於堡缺  
處肉薄而登瑞手殺數人苗不能上最後苗潛放一鎗子貫腦  
頂死姜中丞憫之於瑞家祠給額旌之曰蹈義流芬  
家泰瓚堂兄邑武生苗之圍高村根瓚堵禦最力立意報復大

呼得勝家瓚卽不焚劫泰思救村中人乃挺身出曰我家瓚也苗擁以去泰罵不絕口竟剝其皮一門九口俱戕死有子二人先出未被害福制軍以

聞奉

旨恩賚有加廕子官五品

向肇靖澈浦縣武生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平隆苗出巢滋擾檄募澈浦鄉勇三百人防守浦市靖帶五十人弁旗長慷慨志功名巡哨搜山奮勇當先三月苗擾高山坪靖帶鄉勇勦之遇苗打仗連殺苗數人中鎗穿腹死浦市周通判詳請

優賚

李光陽瀘溪縣武童把總源玠之姪勇往敢戰六十年正月苗變源玠募六堡鄉勇設卡堵禦苗來撲輒當先迎敵屢有殺獲四月隨源玠由潭溪一路會鎮竄大兵復乾州鎮兵至狗髻巖撤回東路鄉勇未知也苗糾大隊來攻陽且戰且退扼白虎寨要路殺苗甚多苗恨之益集衆來攻寡衆不敵至楊柳冲被苗戕害身無全骸畢制軍聞之賚銀五十兩爲檢其遺骨焉

劉正性瀘溪縣武生募鄉勇守要卡屢有殺獲福制軍調各卡兵勇疏通乾州後路正性率所領以從會苗撲狗髻巖卡勇潰散正性獨身殿後截殺數苗衆寡不敵被苗戕害

王庭槐鳳凰廳生員世居破子坳苗之滋事也捐家貲募鄉勇



苗防備傳略 卷十八  
與宗族分守要卡苗至輒擊却至二月苗大隊來攻衆寡不敵  
鄉勇潰散庭槐冲殺數人死

田慶年鳳凰廳武生居黃羅寨有胆力爲村人所服鄰近苗糾  
衆出掠輒與叔武生某集村中少年乘間破其寨苗歸聚泣曰  
客民盡如黃羅寨吾屬無噍類矣二月中復偕諸少年深入苗  
巢至巖板鷄公各處焚其寨落諸少年胥揚揚自喜慶年曰屢  
勝不可恃宜結隊速歸少年弗聽已而他寨苗數百人分出截  
歸途少年皆驚竄慶年兄弟數人力戰斷後苗益集慶年謂諸  
兄弟曰俱死無益可速行吾一人挺身當之耳乃伏溪側苗至  
短刃格鬪苗不敢逼且戰且走會踏溪石躓爲苗所害後數日  
尋得屍身被數鎗面色凜凜如生

周壽才麻陽小年冲人善投擊精悍異常積功至千總傅司馬  
練鄉勇數千選其尤號飛隊俱能超塹騰澗壽才充隊長遇苗  
大小百餘戰所殺苗不可勝計嘉慶三年六月苗大隊攻高峯  
營勢汹涌甚兵勇相顧莫敢前壽才大呼陷陣入斬其魁四人  
苗衆披靡諸軍繼之遂大捷才善撫士卒每戰得首虜輒給部  
下使受賞口不言功尤爲衆所愛服四年九月苗撲獅子尾礮  
壽才領鄉勇解其圍追苗至山灣鎗中要害手按創奮殺放鎗  
苗歸至營死傅司馬哭之慟曰折吾右臂矣解袍以斂蓋營兵  
勇無不泣下

唐祿生鳳凰廳得家鄉人勇畧與周壽才埒每戰壽才當先祿生翼之勦苗水打田燕子巖巴斗山舊司坪諸處手殺苗數十級嘉慶四年九月領隊解龍滾營圍中鎗子穿小腹衆隊長撫之詢以後事祿生慨然曰某今死矣不得與諸君大呼陷陣願得利刀一置棺中從周君地下作厲鬼殺賊言訖而絕慷慨之概至死不衰

張鳳麻陽縣人善火鎗空中取飛鳥百不失一苗出沒爲邊患麻陽後路時被滋擾鳳憤之仗劍至鎮城請殺賊自効傅司馬奇其技拔爲勇隊長屢立戰功嘉慶四年十月苗攻舊司坪營鳳領鄉勇援之奮勇當先衆寡不敵身中數鎗死

周大明麻陽縣人在鳳凰廳充當頭目帶勇隨傅司馬勦苗巴斗山頂石菴韓鳳旣死羣懷懼色明奮然向前殺賊三人苗遂潰明亦被鎗殞命

永綏二卒遺其名苗滋事時永綏深在苗巢聲息不通外間疑永綏已陷失姑從綏經畧永綏求救之使十餘輩俱爲伏道苗所殺最後有二卒改苗裝晝伏夜行至大營號哭大將軍帳外大將軍召見之泣請曰永綏被圍兩月餘矣女子乘輦以守析屋作薪煮糠作粥亡在旦夕將軍急援之則永綏爲朝廷有不能言急援則永綏官弁士民惟有盡忠爲朝廷死耳遂嗚咽不能言將軍慰勞之賞以食不食乃各賞銀五十兩分致楚制府福提

軍劉約共進兵援永綏永綏得不陷後二人者無所聞豈其已前死耶然其慷慨激烈之氣視南霽雲之乞師賀蘭無以過矣徐一枝乾州廩生苗撲城時率眾堵禦城陷偕母董氏第一本一梅同日被苗戕害

劉大龍鳳凰廳人官右營外委駐防三角巖汛汛孤懸苗中嘉慶三年痞苗數百人結隊出劫潛過汛地汛兵不敢敵大龍奮勇截擊手斬數賊眾寡不敵身被數創死之

林茂興鳳凰廳人充當壘頭嘉慶三年正月帶領壘丁協同鄉勇在瀘屬小魚梁坳堵禦痞苗數十人突至茂興率眾力敵獨當一面旋被創害

王茂全鳳凰廳人有膽力充勇目嘉慶三年六月右營痞苗數百人進邊口搶民稻潛撲高樓哨汛卡茂全帶鄉勇隨傅司馬龔堵禦突與賊遇奮勇衝擊身帶數傷面不改色猶手刃數賊力盡死之

韓鳳凰廳人知大義充當壘頭嘉慶三年十一月匪苗潛巢瀘屬巴斗山頂石菴擄掠所獲悉藏其中傅司馬龔計搗其巢揀精銳鄉勇數百人出不意攻之苗死傷甚多梟首十餘級毀其菴是役鳳奮勇當先手殺數苗諸鄉勇相繼從之遂獲全勝身中數鎗死

鄭廷梁廷柏鳳凰廳人三兄千總廷松從明鎮至排打叩陣亡

廷梁兄弟四五人俱起行伍爲營弁苗滋事時或從征或分汛俱能勇往當先一門死者數人次兄廷柱隨大營打仗大帥以

聞蒙

恩優賚超擢廷柱以遊擊用

三廳殉難士民婦女傳

王乙魁原任廣東遊擊因老家居前攻乾州時督家丁同官兵堵禦力戰兩晝夜身被重傷死妻吳氏子芳齡俱殉之

饒德豐廳貢生原任湖北荊門州學正告老家居苗至正衣冠出責以大義苗不敢近縱火焚其房屋德豐奮身投火死妻舒氏子附生自厚妻唐氏附生自超妻羅氏孫饒校饒槐俱被害

孫文瑞被苗劫去罵賊不從投塘身死

楊昌林原任永綏外委子盛高任乾州外委住城南楊家村苗至昌林率村中壯丁堵禦手殺數苗盛高在城同官兵打仗衆

寡不敵父子俱死之姪盛禮盛魁同時陣亡 金印附生負母

楊逃難與妻吳氏孀居第婦聶氏子硯山俱遇苗不屈死 金

開榜祖母饒氏節孝膺

旌表父金科母饒氏苗至開榜與姪明揚負救祖母及父母俱死之

楊鑄恩貢生居城北鴉溪倡率村中壯丁禦苗打仗鎗傷倒地子增生昌岱挺身冲救身中數刃死妻饒氏子婦羅氏女端姊孫盛桂秋桂全家不屈死 印明庚附生在外課讀苗變趕至

家見父印鑄祖母張氏被害明庚抱屍大慟自戕 周言謨附  
 生居強虎哨父生員永錡有足疾祖母羅氏年八十餘言謨負  
 父弟言謹負祖母子配鏞配鏑拔刃護行苗至格鬪死妻熊氏  
 被苗擄棄圍奮身投絕礮 聶學詩庠生母羅氏妻胡氏子繼  
 榮老二城陷全家死之 楊芑附生母向氏老病不能行被苗  
 戕害芑挺身格鬪死 饒璣附生母秦氏節孝膺  
 旌表璣負母逃難遇苗死之

尚法典附生在城率壯丁禦苗身被重傷子廷桂廷杰挺身救  
 父俱死 聶繼美附生在城堵禦同母饒氏死之 沈賜麟附  
 生在城堵禦同妻李氏子鳳儀死之 楊瑞附生母袂氏被苗  
 戕瑞奮救無及投塘死 龔希漢附生祖文信祖母楊氏為苗  
 所擄俱不屈死 李純一武生母金氏節婦膺  
 旌表純一扶母避難苗至俱不屈死

廖世畧附生與兄世清印榮廷附生與妻劉氏子連魁連科連  
 捷苗至俱不屈死 宋永昇武生與妻張氏負母田氏石得志  
 武生負母楊氏俱遇苗不屈死 張渭武生罵賊被戕妻胡氏  
 子柱亦同死 閔世貴饒日強楊盛豐楊光璟印雅張璣俱附  
 生吳世德黃宗武黃宗洛俱武生尚法訓監生率壯丁在城堵  
 禦城陷俱不屈死 張海僧生被苗戕害妻楊氏攜子允梁避  
 難遇苗不屈投水死 徐長豐附生偕姪啓璧負父文位劉瑛

附生偕妻蔡氏子貴兆負母孫氏俱遇苗不屈死 宋應清併生妻吳氏同弟應亮姪廷超姪媳武氏扶繼母張氏苗至應清兄弟率婦女持短刀格鬪力竭俱死之

以上乾州紳士

李先瑞甕溪百戶苗變時迫脅從逆瑞慷慨喻以大義苗怒牽曳之遂罵而死 孫德生年八十五歲老而健苗至挺刃格鬪手殺兩苗苗眾忿恨用火鎗擊倒磔之 鄒元仁負祖母楊氏避難苗至挺刃奮鬪殺數人力竭與祖母俱遇害 孫大恩約宗族四十餘人禦苗打仗眾潰獨身力戰被擒罵賊不屈割舌刎足而死 龍世華同姪正茂在葫蘆坨禦苗二人奮勇冲殺

手刃數賊被鎗身死 吳世位苗至率子姪十餘人據卡堵禦力竭被害妻董氏亦死之 蔡世榮住城中同官兵守城二十四日截苗巷戰死 張朝芳母周氏老不能行朝芳坐守其旁苗至格鬪而死 秦至禮出繼伯母吳氏苗變扶吳與生母秧氏同避遇苗不屈俱死之 羅正貴同姊扶瞽母避難苗至俱不屈死

以上乾州人民外與苗格鬪身死者尚有舒正憲饒自惠秦世賢秦正長秧秀位秦至禮姚大雄黃士泰黃正舉楊喜孫吳允貴羅正玉羅正縉羅允武方正義李朝李福彭順朝向啓鴻楊學偕李嗣華林允貴孫廷國楊宏禮楊如海蕭允興

鄒元仁田宗德楊秀元羅常安張啓聖張光富石德新鄧基  
 楊昌舜馮光湖馮大褚馮光第向星祥向星輝張天瑾楊宗  
 璜楊大成李芝華文效舜吳世位龔正禮張配山張爾鳳等  
 數十人或負父母或攜妻孥俱遇賊不屈闔室齒刃義烈亦  
 足誌云

羅侯氏夫羅木匠氏有膂力習技擊苗至其家挺刃格鬪手殺  
 六七人苗不敢逼旋中鎗死 印大妹印士英之女被擄不屈  
 投河身死 張田氏夫死鞠孤子苗至今姊吳氏攜之逃自守  
 夫靈死 高張氏苗擄不屈投水死 舒羅氏舒守身之妻與  
 守身同避難苗戕守身氏痛哭奮罵賊強曳之行罵愈甚賊怒

割耳鼻刖手足死 萬譚氏侯田氏胡饒氏丁秦氏吳羅氏石  
 梁氏龔舒氏葛李氏徐楊氏吳向氏周孫氏張蕭氏李吳氏熊  
 彭氏周丁氏傅黃氏徐田氏侯吳氏侯秧氏吳聶氏劉石氏李  
 龔氏孫石氏均被擄不屈罵賊身死 孫龍氏夫盲苗至扶翁  
 與盲夫避之苗殺其翁夫氏號泣奮罵亦被戕死 李高氏貧  
 姑張氏避難苗至俱不屈死 閔田氏附生閔世謙之妻廿年  
 守節撫嗣子啓昭城陷投河死  
 以上乾州婦女

胡啓第永綏廳廩生妻蕭氏爲苗擄逼換苗衣第奮然曰我官  
 牆中人豈受賊汚者耶與妻同罵賊死 胡啓官附生同父維

聯母唐氏嫂張氏苗至皆自殺 王興道附生同父國佐叔國  
輔苗至皆抗罵不屈死 李梅侑生負父避難苗至死之 吳  
通元與叔世琳世瑛率男婦三十餘人據要守險苗至力戰兩  
晝夜盡被戕害 鄒定靜苗變時同兩子糾鄉里壯丁據險以  
守靜父子奮勇當先中鎗身死 石文舉妻張氏苗至令妻執  
械奪路自負父殺出父子皆被重傷張氏見翁夫死奮勇擊殺  
數苗遂自刎

鄭興泰同弟添福姪朝維等糾約村中壯丁備石塊整器械扎  
卡禦苗苗至并力堵禦婦女亦換衣裝上卡助聲勢大有殺傷  
次日苗益集眾寡不敵興泰奮勇冲殺數人死男婦十六口皆  
死之林子道與興泰鄰居同子宗魯亦拒賊力竭同時自盡  
向文賢年八十餘秦士貴年七十餘二人鄰居交相善文賢聞  
苗變令子正宏姪聰仁等椎牛集村中壯丁爲守禦計士貴亦  
率子弟以助苗至拒敵四晝夜大有殺傷苗益集眾寡不敵兩  
家俱闔門被害 黃洪璋同子大富苗至率男婦堵禦力不支  
死之 陳世才同子開志孫陳鳳陳貴集壯丁禦苗有滕元鳳  
者亦糾壯丁應之苗至俱力戰死之 石必得罵賊不屈一門  
男女皆被戕死

以上永綏士民

劉鄧氏夫死鞠子虎成立苗變囑虎逃而與媳閻氏自盡虎亦



自刎以殉 張氏都司葛士鳳之妻隨任在巖落汛士鳳奉調  
往葫蘆坪堵苗苗衆攻汛氏同子志清激勵兵民晝夜守禦汛  
破與子志清同赴火死 胡氏排料汛外委楊昌仁之妻昌仁  
調守城氏畱在汛苗至跳巖自隕 鄧氏庠生鄧英粹之妻夫  
死守節苗變義不受辱投井死 胡氏廩生馮廷松之妻松遠  
外出苗變氏同嫂安氏妹馮氏扶姑張氏以逃苗至張驚絕氏  
同嫂妹皆自縊以殉 蕭氏葛方都之妻爲苗所擄逼與同行  
氏給苗室中有窖金可挖苗喜偕往乘間投深礮死 田吳氏  
同媳張氏胡丁氏同媳談苗變恐被污辱俱投縲自盡 陳氏  
劉禹鼎之妻賊至其家同夫罵賊賊怒網縛焚死子正倫正忠  
媳姚氏景氏吳氏俱抗節不屈死 胡鄧氏夫死鞠子維椿守  
節賊至令媳與孫先自盡母子相攜從容投井死 劉楊氏龔  
楊氏張氏楊林氏張唐氏鄧氏向氏俱被擄不屈死 滕向氏  
年七十餘苗變令子承鳳避而自與媳孫媳自盡承鳳父子不  
忍棄母遂闔門焚死

以上俱永綏

張大經瀘溪縣廩生居新保六十年閏二月初四日苗焚掠浦  
市後山各村大經慷慨見苗曾責以大義苗怒斷其兩腕猶罵  
不絕口子定元率衆救回傷重旋死

張氏附生唐申命之妻陳氏唐基命之妻均年二十許唐酉姑

刑部司獄唐上求之女年十八歲六十年十一月苗犯浦市時  
上求攜家避舟中苗突至河岸攜刃上船頭張氏等曰我輩簪  
纓之後詎受賊辱相率從船中投水死苗相顧嘆息戒勿擄  
掠唐氏爲浦巨族數女子之慷慨就義尙爲無玷家聲云

唐氏者乾州廳貢生胡維風之妻長子啓榮廳廩生次子啓鳳  
亦讀書以孝稱維風早逝氏孀居撫兩子著志節苗變時啓榮  
適探親乾州氏偕叔母鄧氏攜家逃難由鴨保汎行至張坪馬  
遇苗截路鄧令子維春遶道避維春戀母不去鄧氏縊林間維  
春與妻楊氏殉之當鄧縊時唐語啓鳳曰身爲爾父守節二十  
年足未嘗至門外豈能與魍結者接一言耶汝父素長者天必

不絕其後汝宜逃避尋汝兄勉自成立勿以我爲念鳳泣曰死  
均死耳母死兒何忍獨生氏起拜鄧畢自縊鳳亦撞石死唐妯  
娒丁氏滿氏後至見唐與鄧死俱自縊胡七姐者維風弟維岱  
之女適向因歸寧與同行坐哭林旁苗至不屈大罵投溪死維  
風老僕尹貴守衆屍不肯去苗亦戕之闔家男女十餘人無倖  
生者胡姓本籍乾州僑承綏軍興道阻未遑請贖而當時同避  
難出外者目擊其事莫不嘆其義烈至今藉藉稱之

陳張氏沅陵增生大經之妻大經早卒氏年二十五歲撫遺孤  
志文教之成立志文補邑廩生鄉里稱之苗掠浦市時氏奉先  
靈挈幼孫以辟體不能逐伴苗至露刃以挾大罵不屈死

論曰文士不爲遠官文傳以其生平大節國史自能詳之至於  
居不處卑削不得以立傳而其事與言有可以示後者則不妨  
特文以傳之如韓柳集中之所存王承福何蕃梓人郭駱駝各  
傳古人如此類者甚多生苗滋事以來死事官紳與夫殉節婦  
女或莅官居家尙有他長或立身行已別無表見自當另存銘  
傳而卽此一事鼓赴義之勇竭盡瘁之忱有足勵臣節而維民  
風者

聖天子崇尚忠義維持風教遇事奏

聞莫不

優予軀典固以俯慰貞魂所爲磨俗厲鈍偕斯世於大道者意深遠  
矣邊徼僻陋文獻無徵恐其久而湮也茲於聞見之所及案牘  
之尙存悉爲編入異時亦足備網羅之一助云

